

南康縣志卷之十九

陽孝子小傳

孫望



孝子名汝貞江右南康縣人距蘇門數千里今隻身來尋其母故以孝子名也先是江右遭吳逆之變汝貞母子遂判袖無何汝貞身鬻南楚而其母吳氏漂轉蘇門傭賃李新家吳氏日夜憂戚悲泣以故鄉子女爲念新固愷悌人也見之惻然曰汝家子女果有存者吾當爲汝裁尺素書以示汝子耳遂詳述其籍貫姓氏托余兒子輩自長安覓便寄信南康然而南北濶絕固難筮其信之必通也

南康縣志

卷十九

文傳

卽通矣而兵荒亂離故里邱墟果能必其子之在籍乎在籍矣安知子之賢否若何緩急若何嗚呼吳氏之欲歸鄉也可謂難矣未幾去年夏秋長安信果兩達南康當汝貞之分手歸楚也方十二歲耳老母幼子中道分飛天各一方其母固不知子之在楚其子亦不知母之在衛輝也然而汝貞日夜思母腸幾寸斷居久之竟獲乘間歸故園冀得與母重聚而其母固依然未歸於是尋母之心愈摯頃之忽接都中傳到音耗知其母寄籍蘇門悲喜交集遂隻身北來餓糧不繼徒步八十餘日竟

得達輝子母團聚且將奉其母以歸人咸曰此真孝子也爭爲詩歌以贈

李錫允傳

江西學使趙大鯨人

公諱錫允字執中世居蓉城西外派祖純義尹於象山字晉歛縣諸邑俱有政績曾祖永烈餼於郡生滿貢滿貢生自華鄉飲賓有二子仲卽公也公幼穎異左目重瞳讀書通曉大義以光前裕後爲已任然其生不辰丁明季鼎革之際流賊蠡起公與一母一兄隨族數十人避居蓮塘山峇時公年十二耳忽一日心怖有驚顧難

安狀屢促其母別遷母見公不能止遂從之是夕寇果突至同峇遇離之九四下火炎上玉石俱焚而公與母若兄以別遷獲免是其心怖早有相之者矣歸則頽垣裂瓦流矢在壁三人形影相弔無有過而問焉者而公卒能以有立奮發有爲先其所重復祠宇修墳墓清田廬界畔嘗對兄言經喪敗傾覆之餘復見太平不思恢宏而毓佚豫其爲罔生特甚乃兄不與同志先世所遺用以快一時之意一掃而空公怡然不以介意獨力經營哲能自造稍復故物生意漸

舒仍以司馬君實之事兄者事之至其事母也
誠心顧養雖日用極爲拮据而奉親甘旨無缺
迨其母之亡殮殯盡禮絕不拘世俗所爲每朔
望日必備酒食躬親奠墓下號哭不忍去者數
十年如一日跡公孝友性其諸古江革薛包之
流亞歟方公之避寇而歸也兩粵小醜未靖師
旅征之往來如織芻菱供億唯按籍逋征度不
能供者竟甘以絕戶告於縣以逃斯役公以零
丁之身起而任之黽勉有無嘗捲其室中什物
市銀將入官猾胥匿之公向胥急索前銀反唾

其面時雪深數尺坐逼公解衣稱貸而後已或
勸公毋太自苦勉效人所爲庶免是役公曰讓
夷急病古誌之矣人所爲是以無後誣其先尚
可忍乎卒貞其志而不移夫一事者全心之應
也公以豪傑自命而天與人交抑之抑之者層
累疊至而能抗而自樹斯固其力於承先啟後
而舍命不渝者也然而心彌苦矣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公老而治家也內外斬斬不肅而莊諸
子雖學成名立一言不中不少假顏色至今禮
樂詩書一門多賢者人爭羨焉而不知公之百

挫不折於憂患中者思深慮遠有以使之然也
公志於大義以自畢已志後世之知不知非公
意也然其人其行足以垂世立教余向欲表而
出之余按試南郡一時所取冠郡邑庠者皆公
之孫逢卽曾孫口份也後拔逢卽貢成均因來
京呈公狀故得悉公行而爲之傳焉

王氏三世傳

王際華 錢塘

王氏三世者世居城東蘓步坊以孝弟嫻睦著
聞歷傳至明以從字吾好者同居數世男女內
外幾百人以從理家政翕然聽命不敢異言子

弟中有異志者曲加訓誨或終不悛必置酒食
會姻黨親族命衆切責之始鞭朴屏逐而後已
自是型子觀感家人益凜肅詬誶聲不敢聞每
晨起集子弟省視長者外無長幼婦女必各授
以職業嘗會食念及貧人辛苦每爲之歎息歛
噓察子弟有悲憫惻怛之容則心喜不然悲戚
之色終不解歲饑鄉里富人積粟者多閉糶以
徵厚利以從必抑價以出穀其貧不能支者周
給之無少吝晚歲以志隱於家未得知各自恨
督課其子日夜無間

王家善字伯慶以從子至性過人類敏嗜學幼習舉子業一燈熒熒自暮達曉勵志過銳疲弊皆忘未幾丁內外艱哀毀泣血羸瘠衰憊日甚乃不勝喪越歲而遂卒遺孤一其妻袁茹苦九熊撫之以至於有成焉

王崇璠字璉也家善子少孤力承母志而性濶達豪邁時家人同居已五世矣食糶人繁而先世所部署家法不令少遺復構書室於別墅廣貯書籍延四方豪俊之士凡族中力學能文者皆使肄業其中其子弟舉於鄉餼於庠者甚衆鄉人彬彬稱盛焉暇日則灌花種竹飲客賦詩一時豪傑之士多爲之傾倒云

論曰昔張公藝九世同居自古稱盛焉吾觀江右則尤有異焉者若金谿之象山陸氏則十世江州之陳氏亦十世至江州之旌門陳氏則十三世其間五世六世者甚多固其風氣醇龐家尚敦睦有以使之然歟苟非代有名賢何能久而不衰也往予嘗歎息此事以爲難歲庚午予

奉

命督學嶺南舟抵南康貢生王聘介侍讀徐君紹洵

來適以五世同爨事聞徐君貢生姻戚也請予
文其事予以爲人苟同居至五世無問其賢與
德若何卽其息紛競篤親愛已有可尙者况其
間又不乏哲人如郡太守游君之所記葛縣尹
之所傳者歟予故樂爲之傳其事於不朽焉

朱怡松公傳

西戌聯捷
吏禮主事姪孫錫萬安人

公諱尙台字公鼎別號怡松邑庠生世居南康
縣之北鄉賜團幼而敏悟父起龍公諱紹亮爲
明季諸生以科舉之學訓公公輒了了然不欲
拘牽章句好讀古書博名物天性尤摯父卒母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六

許氏病且踰年公寢處必偕几櫛沐飲食及浣
濯一切污穢皆躬親毫不假手甲寅兵變草寇
四起公背母率家人逃贛中途望見賊洶洶至
急無所措惟偕母望空默禱忽暴風雨晝晦道
旁拔折樹合抱公與母及家人因得跼伏其下
賊一闕而過竟獲免惟一婢子捕鷄落後爲掠
去次日雨雪甚衣濕人寒行經古廟中見爐柴
爇烘奉母入而擁之母衣稍煖有青衣女突自
旁室提甕水出撲爐火火滅凍者盡怒公周視
其室闔無人乃恍然悟輒徙去未幾有後入者

盡爲賊所屠始知向者青衣女蓋神也羣以爲公孝感云公少以母多病研窮醫理至吳逆之變愈寃心黃帝岐伯家言嘗謂范文正公居太平無事之世猶且願爲良醫况遭亂離母素多病萬一流離奔竄之際疾痛不常緩急將安恃於是公醫學益進比入頓逃民雜處人多厲疫公不忍坐視悉爲理治其貧不能支者輒傾囊以濟病者愈謝以資概弗受公雖能醫雅不欲以醫顯當路諸公惟知公鴻博咸資其學亦未悉公精醫術時有軍門佟姓者資公學庶得公

醫因無子請診視其妾公曰已男孕三月矣妻聞之妬甚一日佟外出其妻鞭笞妾至死棄之馬房佟畏妻歸不敢言竊視之猶有餘息以素知公長者遂輿妾寄公家公請於母率羣婢納之治愈及時果生子迨佟奉詔歸京師公悉還之其子已嶄然見頭角矣佟啣公德深故徵詩成軸貺公爲母壽其後公奉母居瀨上尤孝養脩至考其生平行事多善迹大抵皆出孝愛之緒餘及母卒喪塋廬墓皆極哀毀先是邑侯鄭公諱思魯最愛公詩凡贈多出公手旣而見

公篤性孝又嘗自爲詩嘉之公著作甚富稿多散佚其編集者僅有怡松行草及士林餘業各一編子嘗反復其事而歎曰事在天下惟誠可全如公向者負母逃顛屢脫於厄使非一念之誠感通幽明何適至此記有之曰惟孝可以格天地感鬼神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庠士王煦父子孝友傳

游紹安

論語有訓樂道人善春秋之義善善欲長况舉善以勸從政首務也余履任訪風俗致意屬令有讀書敦本者以聞康尹孫君毅劄舉數人貢

生王聘以孝友稱畧云聘爲故增生王煦子煦承父業節儉持家家計漸裕積而能散倡修學宮纂刊族譜歲飢捐賑倡建社倉惟義是視其大者事親養志親歿廬墓三年友愛其弟歲貢生曰澤甚篤曰澤少敏嗜學厭俗焚煦身督煩瑣構軒種花竹廣貯圖書如翁意晦明風雨弟昆師友數十年無間易簣時猶諄諄囑聘曰我止生汝一人叔父三男所有家產惟叔父命無背吾志聘謹誌之事叔如父者七年叔亡指繁從兄弟始謀分爨室廬田畝與叔子四分均分

合邑嘖嘖稱道穀躬禮其門焉用敢以告余躋聘克承先志推愛及從兄視煦之孔懷更爲僅見然非式穀曷由似之邇者鄧令蘭挂議謁別呈所修縣志請序并言曰邑王煦父子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非一日一口矣蘭匆匆就道未遑述其行於誌願公表之余惟孝弟二字談何容易乃前後令相隔十年餘所云如一則王氏父子殆讀書敦本人也余方欲以其事上聞表章其人以風勵一郡而解組行急遂不果書此以俟後之君子

王崇範小傳

游紹安

記言人子於其先所耻者三曰誣曰不明曰不仁誣固非也若有善弗知知而弗傳直忝所生耳宜南康王孝廉永選於余之將行亟捧其父崇範墓誌銘求一言也按誌崇範本姓陽遠祖應森繼舅氏因從王少出就外傳讀陟屺詩輒嗚咽不成聲痛七歲之失恃也祭墓必徒行四十餘里至老不懈一夕從墓所歸遇虎幾傷其童卒無恙人稱孝感家素貧舌耕南雄過農家夫出外婦餉翁趨避忍饑待其夫永選受邑侯

申公聘王義塾禮待極摯有以厚幣倩其竿牘者崇範嚴誠拒之事繼母如所生待諸弟友愛無間推財讓產有古人風且一生敬以持己誠以接物無少長親疎均獎勸成就教子孫則以毋欺爲本故集名內省又名問心也鍵戶讀書所樂在是無意仕進不求名遂不彰舉鄉飲大賓終其身云觀崇範立身行己若此子竊慕其人恨未得見僅見於遺畧予猶不忍湮沒况其子乎永選行將掇甲登籍有孫宣邵宣邵皆年少能文所以繼述其父祖者正未有艾也詩曰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其斯之謂歟

李處士傳

江西
學憲林枝春

李處士名上謙字六皆世居南康城西外父錫

允母黃氏繼母鄧氏兄弟九人處士其仲也少

好讀書不樂仕進以孝友聞於鄉康熙乙卯粵

寇蠡起舉家避亂龍迴山砦次年母黃氏卒處

士年十二哀毀踰成人時五弟生甫數月每食

先哺之父喜曰失乳兒乃賴汝而活耶丁亥處

士七弟卒踰月錫允公及繼母鄧氏以幽憂並

卒其後四弟三弟亦相繼卒處士終日號哭寢

食俱廢或勸其節哀處士垂涕曰死生命也不幸父母昆弟皆棄我去得相從地下足矣忍獨存耶處士先世饒於財甲申之變邑人散匿山谷田盡爲世豪侵奪時錫允公方幼莫可誰何逮處士長佐父理家政經營生息用價贖回田數百畝柝箸時錫允公欲多予之固辭終均其產于兄弟處士仁孝性成高祖墳明季鼎革後迷失幾數十年一日處士往田庄路旁有一古穴處士忽心動足多予不前環視墓傍得一斷甃莓苔蝕盡止露一李字默思曰得毋祖墳在

此耶而又未敢輕啟歸語同族某則曰與我多金我即告爾祖墓處士許之因同至墓所撤開墓門磚甃果祖墳也處士父淺殯金盆嶺一夕夢父捫蝨有憂色處士瞿然曰必蟻也因與兄弟謀遷葬啟塚視之果有蟻路如蚓幸未入棺傷骨改葬于蓮塘碧坑口乙山辛向行山象形其孝思感孚有如此者居恒訓諸子曰吾性不喜言人過昔馬援以書誡吾以身誠汝曹勉之又曰爲善當自近始家庭骨肉間過於厚僅免於薄耳有僑寓者負公錢穀甚多忽暮夜持金

至曰吾負債多矣感公義姑償其半明日吾將
逃遠方處士曰吾不望若償久矣曷持此金以
償他人奈何逃遠方乎遂固却之一日歸自顛
在于路旁茶亭歇息拾一小囊內有銀十餘兩
處士守候不去須臾失金者踉蹌而至泣訴曰
此金蓋鬻田以償官租者也處士慨然還之其
人泥首謝云處士仁厚好義又如此雍正三年
邑令金綏菴廉處士高誼舉鄉飲酒禮聞者咸
以爲無愧云年六十四卒子六人孫十餘人多
雋才其叔嗣逢清余視學西江特薦優貢士也
宜哉

王霖須傳

進士現
任邑令葛淳秀水人

邑諸生王煦字霖須世居城東蘓步坊高祖郊
號雲麓以明經貢禮部授直隸蘓州府吳江縣
主簿意頗鬱鬱旋托疾拂袖歸里杜門謝客日
取漢唐魏名家詩暨古法帖展玩自怡意有所
至或發爲五七詩歌以舒幽抑其後世有達人

白鶴池故田氏園林時有白鶴棲鳴其間傳稱
蘓文忠公南遷過此曾爲之賦詩也地土清淨
氣象秀美煦若此數世矣逮至煦復蒔花卉澹
池沼植竹樹凡夫風雨之朝雪月之夕莫不可
歌可詠無一點浮囂塵雜之氣隘人心目自郊
至煦累世所積書冊史籍卷軸林立煦尤肆力
其中每周覽古史至孝子悌弟所爲真摯婉曲
之文與夫仁人義士所爲慷慨利濟之事輒欣
然神往擊節三嘆賞之蓋天性獨至投之類已
之物而適合也煦嗜好澹泊性情超遠能造於

微作爲文章意有所至攄空而出瀟漫綿亘人
但得其一片希微淡漠之機恍忽如見如霧夕
芙蓉光艷隱現筆痕墨跡欲幾於化初族叔祖
菊佳先生性竒宕豪邁不以俗情自羈長爲詩
古文詞每酒酣後興會軒舉擊節長吟甚至科
頭箕踞白眼看人或爲詩歌序記好爲春秋臧
否不肯少阿人意遘難之後終歲不出其自叙
曰杜門謝客雖隣密如林與邃谷深村無異見
人面目惟恐避之不遠數年中情況殊惡時如
傷弓鳥飛則急藏時如枯魚作書教慎出入時

如深山道士行出市上人與一鉢滿腹烟火氣
經日始化時如老樹飽霜忽回雪裡之春風日
過之而生光其青溟浩蕩獨標風槩獨領新異
如此及閱煦窗藝至目之爲寒山片石甚而明
月三更深憶其文煦之爲煦可知也已其他物
躬制行詳見前太守游公孝友記及人物志煦
子 聘 颯爽豪邁倜儻不羈嘗以文章納款予於
公餘之暇對之豁如知其來也有自因出菊佳
先生文集數卷予反覆閱之放浪縱恣自異於
人世囂塵之外併得其所以與煦往來者 聘 又

以其父煦所爲文章與其行義分晰具陳予是
以知之悉而得之詳也是爲傳

林濃亭傳

乾隆丙辰進士
趙丹樞
阜城
人

公姓林氏諱必儀字湛持濃亭其別號也母氏

凌九 夢明鏡自天飛入懷中而生公年十

六爲諸生三載餼於庠時草昧初開文風卑靡

公獨潛心於東鄉文定待選一以古文大家爲

準繩故公文超邁一時試輒高等康熙乙酉領

鄉薦五試禮部不第雍正辛亥謁選得直隸阜

城令公天性孝友事父母備極愛敬嫡母蔡太

孺人篤愛公踰於所生丙戌公赴會闈蔡大孺人疾亟彌留之際嘆曰吾有孝子何不及訣也六月公歸里撫棺辨踊死而復甦者再數載贈公歿哀痛迫切亦如之友愛諸弟篤於姜被然以家處素封外侮日至時郡邑當道某方事貪酷有家者夜不帖席公剛柔合度雖遇危得免盜有竊其倉粟者公鳴於縣未刑誑面盜伏辜郡守以是發難一日之間府胥七至鈎攝公神色不變時三弟方患危症公朝下頓城購藥暮歸卽與胥赴府太守故作威難公屹然剖訴守不能屈生平濟險應變

坐鎮雅度類如此及其令阜城也矢志爲清白吏思貽父母令名初視事卽減耗羨省催科自奉儉約毫不擾民邑當孔道差絡繹日用車或數輛至數十輛舊例草料與半值僕夫苦不給公捐俸以補之請於上官許給全領至今民便之前令闢葺訟獄滋豐縣胥需索未滿輒行羈勒公廉得其弊痛加繩束有犯許民上聞由是數年訟帙旬日剖決而訟以寢息一日坐堂上見門外有老嫗奔趨爲門者阻遂公怪問役以嫗患狂疾對公令攝嫗至前訴云某男在前令時爲捕役某酷誣坐賂

盜賊銀若干公訊捕得誣扳狀捕遂伏辜公初
巡監見一老婦問所犯以毆斃少婦擬抵公曰
衰老焉能殺少壯哉覆視案供詞鍛鍊遂詳上
官得許檢驗果無傷盖少婦素有心疾會逢其
適非以毆斃也老婦得釋政治之餘巡行郊外
課農桑教孝弟其造士也則以躬行心得爲文
章之本觀風所拔士飲食教誨期望有成在丹
樞爲最迨樞成進士而公已歸休三年矣去之
日囊橐蕭然百姓呼號雲集欲叩闕留公公不
許老幼餞行者以萬衆泣送十餘里乃已去後

思公不置建坊顏曰民之父母公歸里優游林
下讀書而外日與父老相慰勞當道貴人罕有
覩其面者至今鄉人士稱先達盛德必首公云

賴偉貞傳

陳之蘭

公諱建柏字偉貞郡廩生賴尚珠子也五歲而
孤節母郭孺人撫之以長家素饒財之所在衆
之所覲門內外貪夫逐逐睥睨寡母孤兒田宅
是可取而代也四面皆敵使他人當此至則靡
耳公才是馭變處多事如無事不動聲色而內
憂靖外侮息旣壯性益豪邁不羈不屑與腐儒

瑣瑣尋行數墨間往往遊於朱家郭解之徒義
重於泰山利輕於鴻毛劉毅一擲百萬錢陳子
昂碎千金之琴於市今日與公而三矣甲申歲
大饑請於節母曰人皆饑而我獨飽兒食不能
下咽母其哀多益寡乎母曰苟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是吾志也乃施粥數月所活幾數
萬人又出粟三百石假貸鄉黨不取子錢母沒
或力不能償則焚其劑旣償之粟仍給與戚友
之貧者非是母不有是子非是子豈能彰是母
哉迨服闋子道畢矣乃去走京華買舟下彭蠡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十七

至康卽山撫槐樹將軍嘆明祖之所以興天命
之矣出江上小孤峯擊鐵柱而歌聲在半空聞
者異之歷采石磯想兩朝戰功而悼青蓮之捉
月過胥浦悲伍員吹簫乞食能報父仇卒浮鴟
夷泣然淚下於挂劍慕季子之賢於易水弔荆
卿之俠周覽名山川故跡兩載而後歸歸則邑
侯申毓來方修學宮患崇聖祠尊經閣基隘無
可措手謀於公公曰左遷地八九丈相家物也
願以助申公賢之乾隆四年邑侯李配仁復修
學學濱河患水衝決公獨力捐銀柒拾餘兩乃

築堤以捍之又七年邑建旭升書院修旭山壯
繆侯廟公以一百八十金挑往助之垂老更置
祭田數百畝以供祖祀生平解衣推食急公仗
義率多類此公年十七爲諸生明年餽於庠久
之以明經授永豐教諭辭不赴英雄別有以自
見區區紅袍皂帽不值一文也迄今年七十有
四痛飲酒健飯如少年與之議論古今終日無
倦色外史氏曰造物者以生物爲心然生之事
半養之事半化工有所不逮立君以養人而後
天地之德長長人者以養人爲事然上之事半

下之事半人自相爲養而後宇宙之治成若必
繩以惠而不費是以王者之道責庶人也今或
一父之子分財異居而後勢若塗人或擁有餘
或苦不足兄弟且不相恤况族人耶况邑人耶
又况萍水相遭不知誰何之人耶利滅義而人
道熄末俗頽風徃徃如此使天下每郡邑得豪
邁如公者數十人體造物者生物之心佐長人
者養人之事足以弼成王者之治矣抑聞公之
幼也患血痢久不愈節母郭孺人憂之忽一日
有道人摩其頂曰此子不凡雖疾且羸無虞也

勿藥有喜適有餽桶者婢以一二枚食之病小減更食十數枚遂瘳意者豪傑之生天亦有以默相之耶

盧符實明經傳

萬年縣教諭 林大燭 邑舉人

唐江盧氏有揆崇庠康熙壬辰歲貢以子大川舉人援例 贈文林郎知縣諱曰聲聞字曰符實生平行誼稱邑祭酒值縣大夫葛公修志乘余與邑人士合請諸大夫曰如故明經盧公某者是宜有表以勵俗大夫許之因命余爲公珥筆兒子志均又壻公曾孫女誼不獲以不文辭

按公先公永教亦以大川例 推恩馳贈文林郎知縣有厚德乃篤生公公生十日而生母廖歿越五月而嫡母朱又歿撫於從母伍公孺慕終身不啻所生從母歿愈悲思旣而夢夢從母指二母示公曰若爾母朱也若爾母廖也公泣曰罔極安報母曰製衣可且語夢中形貌惟肖目爲冥衣焚於山凡三年諸父昆翁欣戚與同推財讓產視薛包猶有過之者遇橫逆輒恬然待儕輩必欸欸周至見美善喜談樂道有不可往復開陳義形於色窮年銳志旣貢且老猶赴

棘闈試平生未嘗設帳而問字者衆旁引曲喻聽者曉暢語猶絮絮自奉志淡泊年五十機絲未御而解推不倦或貸金而負或售田而復他售有急來求復應不拒姑氏適葉葉有前室子先公撫若已甥歲以近葉田租推及之先公歿公終身無改於繼母族從母族亦如之妻舅劉幼孤遭時艱歛急被繫獄公捐貲奔出之因有奪外母志者外母不可携子女來歸後遂偕舅學舅爲名諸生切劘力也旣而天復力其喪而葬於先塋之麓鄰邑周某媳溺水死無以殮又

多官役費悉出於公其子願以身質公曰吾豈責汝償者耶歲乙未公年六十三欲以朱子社倉法行於鄉未幾卒其子大川大柄卽於是歲捐穀八百斛以貸鄉荒越三載戊戌公妻贈孺人劉氏年六一不觴賓以存費復益社穀四百斛又三載辛丑歲大無所貸千二斛十亡其七大川大柄復捐米穀兼賑貸賑者人三日米一升糶者減半值人日米五合復買糯麥備不足遠者銀穀兼貸約刈穫時祇償本然且有不盡無負者丁未癸亥辛未米重貴升米錢十八至

二十文不等共賑貸過米四千餘斛蓋凡救四大飢歲焉公既德高望重邑侯如閔公英琮王公材成皆禮尊之申公毓來渴懷數歲不見一日特干旌造焉歸喜語學論程公衛曰吾見盧秀才貌肥短恂恂莊莊誠有道何公多學於公卒爲哀詞哀之又爲序其社倉義例李公煥則闡公行述嘆曰恨來暮不見其人採其遺行其行述字字皆實也其歿而見慕於縣父母者猶如此冢子大川居公喪斷酒肉三年鄉試魁墨爲天下傳誦所著古文有平田集鄉先輩如梁

布衣質人李宮詹穆堂皆稱其得史歐家法次子大柄由郡武生例補國子生獨幹局修祠擴產於大小宗最有功三子大楫壬申郡揆貢四子大椿郡武生六青年喪偶守義不娶曰大柱七國學生暢孫邑庠士傑仍推社倉遺意歲今米斗錢二百有奇合出粟千石爲米減糶中有甚乏不能舉火者仍賑施之五子棻用俊秀監仕湖南沅州吏目號廉能冢孫士倬中丙午副車其餘諸孫入庠者七食餼者三孫曾中秀穎尤林立其一年甫十二卽受知於督學林公哀

然列諸生籍盛德之報蓋方未艾云

學博盧澹齋傳

翰林
院
萬年
聶位中
人

盧塘江先生自號澹齋康熙戊寅由南安府學生拔貢雍正辛亥爲吾邑儒學教諭邑左右皆山徑通桃源司茲土者外免車馬之供內鮮案牘之勞不無蒙職而安焉况學宮又閑散地哉自澹齋來條列學規引諸生與其諸子遊澹齋拔卷以刊布諸生習盧名人親炙益切於是多日至者或月至者則相與談經術評制藝文運駁駁乎益進矣每朔望集宣

聖諭畢更示臥碑俾合庠人士身體而力行之往時邑多逋賦至是追呼之聲不登紳士之門督學使者姚校士饒郡廉得其概風以急公可嘉之額在任六年始終修廢舉墜泮壁一新橋門觀望者至今猶稱道不衰蕪湖教授分經學治事兩齋澹齋之館萬年也近之矣詢其配氏葉慧而賢先逝三十年斷絃不續其篤於情亦得乎性之正也子三士功士勲士劭分食南崇兩庠龔孫九人鎮琮鎮珩鎮理已列黌序餘亦嶄然見頭角自乾隆六年澹齋已捐館今吾邑人士

思其教澤不忍忘爲奉祀名宦吾又何能已於
一言也澹齋諱大作字克振萬年稱爲唐江先
生 史官曰生人何必有畸行也觀澹齋情篤
於夫婦誼敦於師生其處君臣父子兄弟間可
類而推矣聞解組後南康士大夫從而矜式之
鄉舉祭酒人之好德誰不如我哉吾少攻舉子
業讀坊間試牘愛盧名不佞不求何用不臧藝
洗華存真淡而不厭見其文如見其人久矣及
身與周旋而果驗也康人爲之歌鹿鳴吾仍爲
之賦雄雉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三三

郭遠亭傳

陳之蘭

臨川人

公諱良梓字拂雲別號遠亭幼慧絕人敦尙行
實義重如山利輕於羽其天性也康熙甲寅乙
卯間三藩叛羣寇乘間蜂起南康受害最酷丙
辰朝命使者賑遺黎公時甫八歲輒往受粟歸
以養父母年十二失怙痛父之早世也而事母
心益迥矣左右就養能竭其力常齎錢穀往贈
母黨以悅親心母歿行營葬地足跡徧庾嶺以
此踰年得牛眠之所而後已蓋爲仁之本具是
矣洎長博覽羣籍手自抄錄數百卷旁及醫卜

形家無所不通餘力猶足以治其鄉政凡事之有闕大義者爭之至數十百人千萬言不能決公出數語折之羣情胥服過物之哲固有以自見其氣也然少年豪於義而家中落壯益自奮五行百產之精力能取諸造物而有之纏萬貫者其腰擲千金者其膽營祖墓葺祖廟皆獨力爲之鄉黨婚喪力不能備物者往往有求於公隨其所需之多寡給之而去頻來頻給無難色亦無德色郡修學宮以百金爲之倡邑建尊經閣出己山喬木數百株助之康熙丁酉邑侯李

公遷奎閣於七星壩公一人始終經紀其事勞瘁無倦色用有不贍捐已私以益之又嘗施田六十石於東山寺使僧人歲一祭無主之鬼以靖厲氛其推廣仁術可謂無方豈非讀書見大義耶抑亦其孝於親之一念有以覃而暨之也生平智大於身而不求聞達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每聞佳山水輒欣然一往以此終其身雍正四年以貢生舉鄉飲賓自太守而下皆親造其門迄今子孫蕃衍椒聊遠條比於汾陽王公之德厚矣天之報施善人夫豈爽哉香國子曰古

者百畝之田戶而有之菽粟如水火人盡好施也自授田法廢富一而貧百貧卽救死不瞻富者鑒於滿目顛連之狀而豫憂其貧勢不能不嗇兄弟且不相恤况族人耶况鄰里耶又况郡邑耶子弟習見其父兄所爲且謂道固宜爾不復知天地間有哀多益寡人相爲養之義忍薄成風其所由來者漸矣遠亭孝而能仁視黃金與土同價急公仗義惠及一方彼所謂豪傑之士也有心世道者急須扶起此一流人以矯頽俗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三五

蔡上賓傳

李逢清

蔡明選字上賓世居蓉城東內四方圖人父于謙康熙丁亥年歲薦有四子明選其長也選幼讀書穎悟過人年十六爲郡諸生二十學使者竒而餼之文譽益著性孝友精敏義所是許非有所爲而爲常夜讀不輟旦晝佐父理家政故于謙公曰享其逸得雅歌投壺自適也歲丙戌于謙公因率族衆修先世祖墳被誣爲毀祖告於府誣者匿名時長官風烈府胥至族人怯欲逃于謙公亦怯選慨然以身代父偕族人往

及旋鞫時刑具森列度不能免選反覆上其情實誣乃雪長官色始霽惟覓誣者坐之是不惟趨父之急能使父不受誣也父所蓄志未逮者欲詒子孫數世同居之宅以勞不能支每起念輒止選毅然引爲己任宏其規模經畫區處稱父意庀材鳩工日不暇給者近十稔父憫其瘁間命諸弟佳之選意殊不嫌督其塾學卒業以故叔翁明達季弟夢龍得壹志功名迨廣屢落成先後俱領鄉薦其仲翁明通乏嗣早逝婦王氏守志屢請於選之子爲其夫後選使人諭之

曰後汝夫吾子固當使吾子後汝夫受產非所以已爭不如立兩叔子且兩叔子爲吾所立吾子其無辭乎爭可已而汝乃得安婦泣受命得所恃以守至其邀旌典也人咸謂感選之讓愈有以堅其節云乾隆甲寅十一月念九日年四十九卒明年卽屆選歲薦之勳人重以此爲惜不知以選之才之學僅優一歲薦乎哉卽不及歲薦何惜也子二伯新栢仲新楷俱學成名立有父風

論曰士苟經變咸宜而所行合義其至性必有

以過人者選亦惟是固結於中有不可解故倫常之地無所於苟若此傳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見於近可謂至性矣

賴五爲傳

張達

賴公五爲名萬錦康之芙蓉都人建郡公之仲子也家世衣冠人文蔚起駸駸乎稱盛遠明末間兵燹蹂躪丁壯數百人脫險難者公之祖若父三兩人而已驚魂未定心目泣然夜夢神人告公父曰若將克昌厥後善自好無慮也旣而生公少穎慧記誦不忘讀書輒曉大義狀貌魁

梧磊磊有丈夫氣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聲稱藉藉公父竊幸所夢之不虛見者因以知賴之將興基此矣會父母燕談笑曰某物產某處未佳甚公竊聽昧爽走虔覓得之父母喜且詫則曰適有鬻於市者蓋親志所兆輒先其意以承之不徒斤斤服勞奉養之末也事長兄恭敬唯謹其待異母弟也情好無間弟甫髫齡父卒公翼而長之教養婚配諸務一以身任迄於成立乃已自奉不期靡麗亦不喜問家人產有佃人某積欠數載弗償一日携囊至問所從來曰嫁女

財也怒然謝弗受康邑中戶口殷繁甲於一邑者惟賴居最賴祠祭產頗豐綜理待其人僉推公董祠事羣情帖服其生平孝友仁讓足以取信於人大都類是居嘗雍容大雅恂恂若不胜衣至於庭訓嚴肅雖禹鈞義方不是過焉長子勤領壬子鄉薦次勛遊太學次劬劬俱邑郡庠猶不肯假以辭色其貽謀誠遠且大子若孫之奮勳南滇者夫豈有窮極哉乾隆六年康侯李公蕙得公實躬禮其門舉膺賓筵余與公相知最真樂津津道之使多士有所矜式也於是乎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三

書

羨沅州故吏目盧葵文

字義占唐江人

沅寓商

俱江西人

嗚呼公非雪吾儕鄉人之恥之公也哉公非增

吾儕鄉人之色之公也哉維茲沅土吾儕江西

之以貿遷而旅食於茲者常不下三二千人嗟

前公而來者固吾江西人也性貪黷恣暴虐沅

之人苦之其既去也沅之人幸之然幸之而愈

以醜之輒向吾儕而詬厲曰爾江西人做官之

不賢如是乎維時吾儕聞之恥莫甚焉既京師

除自至曰繼任者爲盧某又吾江西人也吾儕

私心竊計以爲此其賢者歟其來也庶以一雪吾儕之耻乎苟或不然則沅之人詎彌甚耳於是冀公之爲賢者而又慮公之未必能賢輾轉反側而中心靡寧者數數然也無何而公以印綬至矣吾儕窺瞻丰儀溫恭有度竊已料其有非前乎公者之可同日語矣已而發號施令藹藹其言誠有異乎其前此之貌飾也居食服御淡薄是安誠有異乎其前此之侈泰也聽訟折獄公而且慎誠有異乎其前此之枉是而徇非惟賄之是聞也巡緝寇盜惟勤惟嚴誠有異乎

其前此之急情縱弛而四郊無犬吠之驚也他如衙食凌雜平市平買無短價無賒延今之鋪戶惟恐公需而無物以應者固昔之應前官而以有爲無者也且曰公清官也日用維艱其或用是而有餘不在急需者其還我以復公值留他用也沅土固宜粟粟號沅出產今之四野粟樹鬱然復生固昔之被恣索而伐去其樹以不敢有者也嗚呼沅之人被公之澤旣久且信德政興歌吾儕乃得復沅人而言曰江西固亦有賢者乎沅人曰唯唯是公之蒞沅不但爲吾儕

鄉人雪耻而且爲吾儕鄉人增色矣而孰知公才又有大過人者公甫下車卽值苗變軍興旁午飛芻輓粟不絕如織

天使徃來迎送惟繁沅接黔疆實當其衝公受上官之委重咄嗟應付上不擾而下不驚綽有裕餘者發給船戶脚價無絲毫尅扣聞值公署諸舡戶則加額相慶有奔領而恐後者黔省士民逃難沅土公設法安撫黔人興樂郊之頌其歸也特立碑誌不忘焉吾儕乃又得復沅人而言曰江西且有才如此固不但賢焉已也沅人曰唯

唯嗚呼吾儕不又交相欣幸得公之才猷卓越而又爲吾儕鄉人更增一色也哉豈期功以勞成者疾亦以勞成竟令沅州之人百般祈禳號呼請命以求公之生而不得也耶今公之第國學暢姪文學儼扶公櫬返梓吾儕爰製錦爲帳書吾鄉人平日之所私相冀而竊相慕者於其端歸江西以告江西之凡百有位而官於他境者當思貽鄉人以榮而無貽鄉人以羞庶幾公之德澤留遺沅土而有不止於留遺沅土也已矣

盧學滄古文叙

總漕楊錫綬清江人

文一也而有時文古文大約散行與排偶異其體又帖括之文爲制科所必須而散行文字如書傳序記說解碑銘之類非經生之所急故士自束髮受書即學爲時文以應舉講究揣摩每不遺餘力古文則非天才英華力能兼及者多置而不論而吾友盧學滄先生生平獨喜爲古文余與先生交自肄業豫章書院始時在院諸人皆學使者拔取高等送人意氣才華爭相雄長每一會課耽居人後即旁觀者亦以等第先後爲技藝高下而先生淡如也窮年矻矻手著古文一編自先秦兩漢以及唐宋元明究其源流別其家數尺寸鳧旒而爲之每一成文必與二三知己共相商訂以求其是而後已焉其於時文及在所畧雍正癸卯先生舉於鄉而攻古文益力當計偕北上顛頓車中猶不廢誦習幾與歸太僕之朗誦會南豐文無異噫此亦可以知其業之精矣先生屢試禮闈未獲一遇暮年思得百里而試之乃留京候揀選淹滯窮愁疾亦隨之數年而先生竟長逝矣乾隆乙丑歲余

蔡董儒傳

進士 蔡韶清

蔡恒純字董儒余族伯府學生世贊之孫族兄
縣學陪貢生元煥之子生而體貌豐偉有幹濟
才童試卽驚敏過人學爲制藝直欲造古大家
堂與工字法一規先蔡亦甫弱冠受知學使董
拔置府庠歲科試輒前列困於棘闈康熙乙未
就歲薦慨然曰吾老矣姑以此事付兒輩特於
宅後建一樓藏卷籍見古書未有市者手自抄
錄歲延名師與諸子孫講貫復嚴校課稍不如
意聲色交厲曰若輩不思恢先人志耶董儒故

老於文律衡論悉當往余爲諸生時每試卷必
索閱閱畢平定或冠一軍或作第幾人無不中
董儒天性肫摯少失怙事母以孝聞母性嚴切
董儒率教唯謹日有養必異膳不得其歡心不
止先是厥考營塋沙溪費金累百母忽以夢告
汝父累爲我語幽宅不寧將若何董儒聞之泫
下卽與兄謀改塋或以前功頓棄爲惜董儒泣
曰所得盡心於吾父者僅一杯土耳此而不用
吾財烏乎用吾財况顯示以夢乎否則戚我母
也旣而母喪哀毀骨立生平雅尙義舉能爲人

在京時先生嘗以古文一冊命余叙當時未有以報命繼是每一念及即悽愴於懷不能執筆如是者十數年古人於諾無宿而余乃遲之十餘年余負先生多矣茲以檢點篋笥見先生原冊始拭淚而弁數言於簡端將寄先生子若孫使付剗劂俾天下後世知先生於古文非苟作者并以暴言之蹉跎歲月爲世戒也

所不能爲暮年嘗自言曰吾幼時讀范文正公
義田記竊念宗族一體誼宜恤他日苟得志當
倣其規模次第而行之頽齡漸迫力薄財寡雖
欲勉力效其一二而卒未逮也迄今諸子多推
財讓產不沒其親邑侯 葛檢菴先生皆聞而
義之與予各書其事於碑

論曰士莫先於立本本莫大於孝第能孝第而
五常百行一以貫之夫擁貲而薄於父母厚葬
而累其兄弟慈子嗜利相習幾成風矣其他則
又何說世如董儒者豈不卓卓乎哉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又三

故守備盧魁文傳

朱 輝

盧公諱來并字魁文受官時更名文祥康邑唐
江人也先世多以儒顯公父諱永褒公生二十
八年矣始發憤尋師受經併神繙繹卒稱學中
翹楚以是督公兄弟學益力公曰方今明政不
綱盜起燎原彼一牧豎小人攻陷燕都豺狼之
輩一呼雲屯原野膏肉飲血縉紳斃於敲朴者
不可勝數此豈操毛錐時耶遂謝之以武勇聞
欲爲世用迨我

朝定鼎天下復見太平而山澤間土寇憑據爲亂

尚未遑勦絕康邑地控閩廣續嶺連岡蟻聚蜂
起攻掠鄉落益裒桀莫可誰何會

天子詔下郡縣令鄉村團爲義營自備其有能捕盜
者別爲異等擢用公故敢於任事又積財能散
往往急人之急傾囊以相存救里黨慕賴之者
日久益衆至是羣推公爲營長公義不容辭乃
單出其家貲具版幹畚築築土圍以安老弱擇
其壯者訓練之使環而守故一境獨清康熙十
三年總鎮哲率師經過時賊衆數十人正掠河
西諸村甚急公佻身往救擊殺數十人盡縛其

餘以見總鎮總鎮壯之卽授千總劉帶征猶洞
有功遂授守備劄後四年將軍傅人廣討賊檄
移總鎮選撥隨征官弁於是公將之柳州任以
是役復備員而行慷慨前驅顧盼自雄雖勦不
足滅也不圖熊虎喪律蜂蠆肆毒士多棄甲而
公獨率所屬力戰遂不免焉嗚呼知則識時力
堪輯衆而能臨敵不避捐脰無恨如公者雖往
古烈士何以加哉予來茲里見所謂土圍者爲
詢諸生其故盧子鎮樞能言之樞公會孫也因
述其生平甚具且曰邑乘已誌之矣予以是悉

公之行知公之志而又惜公之遇夫敵有堅脆地有遠近勝負之機非偏師裨將所能禦也向使公挾其所長得應推輪仗鉞之寄必不死卽死矣歸櫜之日必疏爵以贈之書名於史傳之無窮獨一邑之紀載耶然其貞壯之氣勇烈之概苟聞其風懦者立矣斯所謂死而不朽者歟予故爲之傳以傳之

王覺堂傳

清江學訓 敖琮瑚

公諱永選字聘三號覺堂邑廩汝翼公孫鄉飲大賓

馳贈修職郎文策公冢子也世居城東豸繡坊公生而穎異經書過目成誦丁年補博學弟子員念一食餼工制藝屢試輒冠軍肄業豫章三載與名師益友相劇切以故湛深經術發爲文章有唐宋八家風味自甲午至己酉五薦未售壬子舉於鄉中壬戌明通進士卒未授九江德化學博蓋公之家自支祖御史啟賢公以來科甲蟬聯代有聞人至公而建樹益卓卓矣公性至孝事親色養幼隨汝翼公肄業粵之保昌聞父病徒步數百里省視受策公性畏藥公長跽榻前懇請

不已文策公感其誠一服而安公一生敬謹擧
笑不苟炎夏不袒裼烈風雷雨必整衣冠聳立
雖午夜嚴寒酷暑不懈以敬親者敬天以愛親
者愛體其大節有如此者待人溫厚和平見有
寸長片善必獎借雖庸夫俗子未嘗忽視公善
鼓鑄人材文教不倦自壯迄老授徒不下數百
邑中領鄉會薦及知名者多出其門牆其官德
化也年近古稀猶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多士一
經指畫卓有可觀尤以敦本明倫去僞存誠爲首
務教洽六載士習文風蒸蒸日上丁丑年七十

有二遂告致去之日祖道塞途諸生舟送數十
里嗚咽不忍別則公教澤入人之深爲何如哉
獨惜以公之學識器量僅小試於鄉矜式于庠
序未獲大展其用爲可惜耳其冢嗣節亭由星
子學博擢陞臨江教授與瑚同寅者四稔氣臭
相投誼同兄弟因得詳悉素履迺爲誌其梗概
表公之文優德懋誠司鐸中之翹然傑出者

盧生哀辭

左都御史楊錫紱
清江

盧仝生南康望族世有聞人曩余肄業豫章與
劉君錫佩盧君學滄相知爲最深學滄仝世父

孝廉大川也。少率偶罷，卽與縱談。今古間及家人，則知其有死子任矣。任讀書日十行，下駸駸乎有成。然自抑也。聞劉君司鐸袁之宜邑，則往從之。受周易及學爲詩古文辭，求當於古之作。者歸，補博士弟子。於時獨秀出爲諸生所推服。後余以尚書吏部郎分守肇羅時，舟過其邑之湖頭，學滄尚留京邸，而任從其尊人大楫謁余舟中。余目之曰：往聞任之名而已，今見之賢子弟也。是時

憲皇帝以粵東士風不振，設額外教授。於是劉君自袁

州挑往，明年任復訪劉君端溪書院一過。余署署西賓，盧君箕少亦任再從父也。因欲留之，而余以并攝羅定，鞅掌簿書，任亦意不欲留，遂辭而歸。任性至孝，恒不欲離二人，所卽就傳他邑。歲輒數省，居平寡言笑，與人一以真率行，稱其文食餼，後聲名益著，蓋不經而走諸郡矣。今聞任死，任死殉其母也。母蔡氏病且劇，任呼曰：天乎！母當死，則速隕余生，乃爲文以求代者，累夜無何而母死，無何而任亦赴河以死。時相後耳，俱是日夜也。嗚呼！任也，愚哉！病而求以身代也。

可死而竟以身殉也不可任也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平之死無益於君任之死無益於母然知其無益而且爲之者其中均有不容已也丈夫會當險難只辦一死死且有名願徃徃噫嗚子病而割股鬻子而至絕後割股而至傷生先王皆以爲近於厚也而旌之豎儒拘於所聞聞一事則以僞學議之曰是非中庸中庸誠難卽奈何欲便於天下之爲庸愚者乎余嘗謂申生之共鮑焦之介荀息之忠貞皆宇宙間所必

不可無之人必不可無之事任死後之君子必有體之者矣且余聞任之死甚從容抑甚奇異母死而哭哭而絕絕而甦甦則潛至他村賺一老人同徃是可示之死而莫余挽也及河脫一履沙際而自沉焉時河水新漲迅波如梭慮葬也當在魚腹越七日下流灘頭豎一指水面船人以告至則指沒已而復豎收而撫之通體如生河干觀者千人咸爲涕下諸若弟若子及僕人宿其母喪次又徃徃見任夜至稽首柩前冉冉隨沒前明吉郡李士開與弟同舟弟溺亦整

巾及衣而溺招魂數日風颯沙飛二屍自出其父大司馬邦華上其事朝廷命建坊立廟一時鉅卿名公題詠具在其事甚類然開殉其第任殉其母母之與弟且當有分矣今縱不在

旌例豈遂無廟祀之而文傳之者耶雖然任特自遂其性之所發必不計此計此必不能死卽謂不愛死以成名者是死名也任必恥之余以其父兄師友之所切劘者信之也年來學滄已死音問漸疏今余服闋當北上忽以此告殊爲愴然故爲辭以抒余情以傳於後以慰其魂魄而

解其父之悲戚云其辭曰

伊余之悲兮維嶺之北有美堪傳兮故人之姪
幼附朱藍兮素質朝而受兮夕而習等積玉兮
崢嶸掩碎金兮的礫氣靡衿佩兮聲流郡邑昊
天不吊兮母死子溺子之溺兮嗟何及昏夜沉
沉兮風颺颺臨流泣望兮長河溢嗟子不見兮
情無極乃指示於中流兮符來復之七日維精
靈之不昧兮尙蜿蜒而來母側知死後之眷戀兮
同生前之侍疾聊逍遙兮澤國與古人兮新相
識服芟荷兮往來驂蛟螭兮出入修短同盡兮

百年頃刻誰不愛生兮乃徒寂寂子無名心兮其理則直夫自有其不死兮莫爲子戚

謝樸齋傳

翁方綱

江西南安之郡南康有篤行君子曰謝去浮先生予以乾隆己卯典江西試先生之子啟昆舉於鄉其明年啟昆中會試時江西所舉士咸萃京師則已聞先生樸學力行溢於人口矣後四年予視學廣東舟過南康先生訪予舟中道氣粹然語皆醇實可謂益嘆人言之有自也先生諱恩薦少爲諸生則爲羅文止之文超出時輩

矣及其課諸子皆齊成立益以砥礪躬行爲實務啟昆守揚州天下繁華地也先生教以崇儉樸厚風俗有戚族欲爲先生稱觴者適貴州某令運銅船過揚州舟覆逾期不能進先生語啟昆罷讌會之費以拯之啟昆前後知鎮江寧國府一秉家誠爲之皆此類也性篤孝友先世所遺產皆積以贍宗族而平生無兼味無華服姻戚宗族有貧不能婚者爲之娶死無所歸者爲之殯有屨一區輿人僦居焉輒貸其租里門出入不乘肩輿於邑中公事無少諉避而不尸其

力嘗終日燕坐無跛倚與人言無疾聲遺色平生無嗜欲翫好其恬淡蓋深於性也方網不輕爲人作傳聞先生學行从矣亦不因其子之克家而始爲之傳也配王氏以孝慈勤儉稱啟昆守寧國聞母訃郡人泣奠者數千人其內行可書者不盡縷書也子男三啟晟郡廩生啟昆官翰林院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今爲江南河庫道啟勗廩貢生先生以啟昆貴贈朝議大夫

配王氏封恭人

賴炳川浦邨合傳

粵東高州知府顧宗泰

蘇州人

公諱蟠字見田號炳川世居江右之蓉城封君彥伯之冢嗣也幼聰慧過人年方總角卽失怙零丁無伯仲藉慈幃訓養延師授業以家奴子伴讀有過失卽撻家奴子與古人委曲成就之方隱合公讀書過目不忘日可記數千字每背誦五經外子史俱以全部識師益奇之成童應試輒冠羣英騰聲藝苑甫弱冠卽選拔魁多士赴鄉闈者再數奇不過遂絕意進取植花卉構一小齋朝夕與二三知己吟咏其中或時手談客去則朗誦素所習經史未常見手執書卷也

乾隆己巳歲授贛州瑞金縣教諭以躬行實踐
教士不在尋常摘句間學中人咸親敬之時有
武庠某與縣書構釁相角縣書不勝糾集差役
佐門武庠亦邀同學相抵敵書役又不勝輒糾
營汛趕毆學中文武士士人夥入學署書役營
兵等叫號而散聳縣尹捏報學中文武生劫庫
城門書閉巡憲及總鎮俱至公出城遠見脩述
所以且以全家力保諸生並無此事恐因此或
激變巡鎮憲乃入城廉知其實益信公言之不
謬立斥縣尹後遂以他事掛彈章闔邑獲安士

民德之爲設祿位牌子學公性倜儻遇難敢爲
訟如此居家孝與人信制事以義禍福利害不
避平生所有著述輒爲人取去家無遺稿所存
皆以錄古人經史子集中格言數十卷年五十
有七卒於任所後嗣四伯與叔俱早逝仲繪蒼
廩餼縣庠有聲其季諱澍蒼字雨蘇號沛邨賦
性純粹恪遵先人彝訓讀書以明理檢身爲重
不徒事咕嗶卒業乾隆戊寅補博士弟子員益
專事經史不習舉子業未嘗應鄉試慕徐孺子
之爲人每日赴試爲仕進地也人各有志簿書

錢穀之任性所不適何如以詩書自娛乃舉司馬公通鑑朱子綱目暨廿二史朝夕批誦事親色養司鐸公去世敬奉慈幃親甘旨節寒暄先意承志數十年如一日就先人所構書齋訓子指示大義不在話訓誦讀之暇諸子侍側常摘鑑史事卓犖動聽聞者縱論明辨若道古事然以故諸子髫齡卽耳熟歷代興衰故實及忠臣義士立身立朝大節及長覽諸史策若與素相識者遇不覺心意相投契也平生淡泊無所好縱家鮮隔粟不問生產處逆境不動其心曰世

有更逆於我者若何取與廉待人遜讓無疾言遽色然義所當爲亦剛毅不苟徇守古人退一步法夷然常自得行年四十有五去世可謂善承先志者惜未及見後嗣之有成也炳川公如蒼松古柏勁節森然無一點脂韋態豪傑之士也沛邨公如幽蘭淡菊清香自愛無一毫塵俗氣隱逸之士也所謂後先繼美足以風世者秦粵東解組後主講維揚珠湖書院其賢裔相棟攝篆高郵刺史時親欵洽因得聞先世懿行乃知淵源有自其所貽謀者遠也爰爲表其一二

以告後人俾知人在自立不以顯晦異裕後亦有方毋鯁鯁于贏金之遺云

何慕韓傳

樂平舉人黃淳南康學訓

公諱琦字楚山號慕韓世居龍華江封君永貞公之次子也兄弟三人公天性孝友嗜讀書年十二失怙弟瓊時年九歲友愛甚篤事慈幃色養匪懈弱冠選博士弟子員雍正壬子舉孝廉維時弟瓊亦因受兄教督入膠庠朝夕惟奉甘旨承歡膝下不敢請各赴選如是者三十餘載俟母棄世始赴京候銓任直隸縣尹廉以持已

慈以撫衆攝篆定州牧州城崩塌捐俸修葺以衛民北地蝗虫損稼甚親率民驅除初生如蟻則掘其浮土窟漸長如蟋蟀則鞭逐築埋於坎及其生翅能飛則夜設火坑用竹梢趕而焚之井井有法蝗不爲災凡有關於民生利害者皆盡心竭力以興除焉上游器重崇應薦擢因年老解組歸里清風兩袖士民咸歌頌之家居十五載閉門謝客義方訓子梓里欽其德望膺舉鄉飲正賓後歲五列成均者三父子藁食餼邑庠五子明經荃尤好學輯麟經五傳摘錄其要

自成一字言敦篤善行修祖祠則經理完善施
龍華江橋以濟行人餘蔭至孫紱踵食饒邑庠
餘亦嶄然見頭角皆公積厚之流光也清 泰司
鐸於康因得聞公素履其後裔絃請爲之傳以
垂家乘乃略誌其梗概以俟闡幽光者採擇焉

蕭鏡亭留任文

安遠知縣 陳文豫

從來人才之興本於培植師道之立首重廣文
余白承乏茲土晉謁先生見其古貌古心絕無
奔競世故態心竊異之以爲是經明行修之儒
而當臯比之座者都人士可謂能自得師矣及

見二子溫文爾雅有機雲入洛之望益信淵源
有自也歲庚寅夏邑中紳士踵署請曰儒學蕭
師八年于茲矣俸滿酌留而強教益諄切我師
素志恬澹負性簡樸從不喜壽筵之會而又不
欲諛詞以播爲詩歌爰採其實請誌之以表樂
留之意永示不忘師以蓉水名宿司鐸濂江癸
未五月抵任下車伊始入視 學宮見

啟聖祠內蕪穢不治慨然曰嗟乎學校本源之地可
使泥滓茂草如是耶叔孫尚修其館垣而况
聖祠乎乃捐俸勸輸以修葺之迄今棟宇軒豁雙柏

鬱蒼登其堂者令人有整齊嚴肅之觀復悠然
有光風霽月之懷是我師之重本源也比年各
州縣皆立書院而安遠屢議未果師以爲倡率
化導職在教官朝夕課業功在院長不可以無
書院故廢造就人才之典於是延本邑鄉薦魁
首陳以爲學官主席凡子弟肄業其中者多成
就焉是我師之廣教思也至於接引後學始終
不倦每于諸生進見時必以德器文藝規切勸
勉而月課論文一歸大雅夫優于學者恒短于
才大疑大難當前而鎮定不迷以其所見者卓

也猶憶前學憲周招覆一文童遠居歸里例應
扣除師獨出高識詳請該童爲母病遄歸現在
傳諭隨棚補覆同官多難之幸邀批准得周全
無患人咸服德厚而見明若夫愛士憐才恤貧
優老却贈金而不納屢欠考而詳給種種善行
藉藉人口洵足爲多士之楷模儒林之矩矱也
余曰廣文先生如是果不孤余之所見也而後
知其古貌古心絕無奔競世故者乃其所以爲
經明行修不愧師資之名儒也因述其言而筆
之錦俾後之覽者知一官冷署大有人在斯爲人

才之攸賴乎斯為道學之攸關乎先生蓉城人名應晟字明四鏡亭其別號云

謝中丞蘊山傳

乙卯賴相棟進士

謝中丞公

諱

啟昆

字

良璧

號

蘊山

誥贈資政大夫去浮公之次嗣也姿性穎異讀書輒數行下長習舉子業一以清真雅正為宗年十五入膠庠邑宰葛公懷古深器重之以經史古文詞相質難於是業益進年廿三領鄉薦聯捷第八名進士辛巳

殿試二甲五月應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吳

朝考

欽取第一引

見授翰林院庶吉士分習

國書丙戌散館考列第二

授編修職充

國史館纂修兼協修

記注官戊子

廷試充本衙門撰文庚寅主考河南鄉試前列多搜落卷辛卯分校禮闈兩拔擢稱得士後皆以經濟文章名京察列一等記名以府道用尋充教習庶吉士

日講起居注官壬辰奉

命授鎮江知府京口八旗與居民雜處素稱難治公
結以恩信與鎮將相得二年無兵民爭鬥之事
治獄遇關倫紀推鞠務得其平郡有寶晉書院
廩餼每不給乃以江心突漲蘆洲二千餘畝益
膏火以故士風日盛調守揚州執法平允不以
州牧怒入人罪不以積滑越控陷縣尹逾年大
旱親勘災最重者多列極貧上官有難色公曰
赤子阽危而不救非所以宣

皇仁重民命也得發粟十餘萬米數萬斛率屬散給
八邑民全活無算時以詩案辦理遲延被劾赴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七

京據案直陳得蒙 昭雪返揚州值

南巡盛典制撫軍奏留江辦差蒙

召見

賜宴

賈貂皮墨刻等物奉

命署寧國府知府赴任道出常州宣令具舟迎堅却
不受禁絕苞苴嚴查虧欠而侵漁掩飾之弊遂
革屬縣家奴有不法微行訪其實置諸法合境
肅然嗣丁艱歸里服闋引

見仍發往江南以知府用未補官奉

特旨陞授江南河庫道兼轄葦蕩營向以葦柴供署
薪力禁之人不敢干以私積三年除左右運正額
外補舊欠至數十萬陞浙江按察使寬嚴相濟
署藩司革殷戶爲糧長弊民免波累代償陞山
西布政使晉省倉庫多虧缺嚴加清釐革除陋
規靡費一年中彌補金穀充盈懲貪墨毫無瞻
徇曰非苛刻也水懦火烈勢宜然耳旋調浙藩
勘各屬風災隨從六七人所過無供億費杭城
居民稠密多火災爲置救火具又定拆斷火路
公捐建屋之法嘉興有阻葬風大爲民害出示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吳

嚴禁爲入府縣志做俗以革三年任滿陞廣西
巡撫適浙省報秋收摺子奉到

硃批浙省九分收成士民安樂皆卿等公忠所致抵
粵後若不移此志益勵忠清將見福澤縣縣如
川之方至矣勉之欽此尋奉

諭奏補虧空之法草數千言其要仍責成大吏革陋
規以清其源倡節儉以絕其流廣求愛民之術
以培元氣獎擢廉正之吏以勵官常奏入稱

古粵西與安南接壤民獠雜處持以鎮靜加以撫綏
值安南與農耐構兵附近內地亦與阮藩相侵

奪乃督率僚屬守關隘禁逋逃使之畏威懷德
邊民安堵時土司多貧乏奸民以重利剝算乃
黜奢崇儉察奸民安良善始得休養生息爲粵
西籓籬灘江爲楚粵黔滇之要津多淺阻且堤
潰灌入民田河遂涸乃率吏修築倣浙江海塘
法用竹篾囊石固堤田獲全者數萬畝而中流
無壅滯之患商民感其惠名曰謝公隄纂修省
志舉廣西邊防形勢土司沿革與吏治相輔者
搜羅成書恭摺進呈奉

硃批有益於民之事儘力辦去必邀厚福嘉慰覽之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晁

欽此監主鄉閭嚴立關防內外肅然警懼無敢
以私營者留心營伍庚申夏調兵赴楚咸奮勇
出力得邀

恩議敘由平素勤訓練精選擇故也政事本末類如
此性孝友迎養者再省親者一伯仲怡怡睦宗
族立祠贍田致祭親戚有貧乏者常加周恤居
官不妄取愛儉約以宴會多奢麗作五簋約爲
吏屬先小心慎密好學不倦尤工詩有樹經堂
集若干卷又常組織史事叅以議論斷作詠史
三百首所著有西魏書小學經義考史藉考及

廣西金石錄勝朝徇節諸臣錄皆有關於風教
延名師訓諸子公事不使與聞以故簪纓世繼
冢嗣學增以廕生授部主事次學崇弱冠入翰
林守河南開封旋觀察開歸陳許三學垵以比
部正郎守粵 朔州陞授豫省糧道咸恪遵家
訓居官有法度四學培已例授分府猶奮志赴
鄉闈孫振晉山西汾州別駕亦慎守官箴胥教
澤之所留遺也嘉慶壬戌歲公年六十有六卒
於任

欽賜帑銀三千兩歸葬靈柩准入省城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辛

命江西巡撫代祭錫以

上諭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賜恤報勤國家之盛

典爾啟昆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聞長

逝朕用悼焉特頒祭典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壚

庶沐匪躬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

知尚克歆享欽此 棟 叨居葶末幸瞻光霽因修乘

志得全覩懿行宦蹟景仰不已爰爲摘其大略

垂諸簡編極知齷測未盡汪洋然使後之人知

前哲之政事文章當有勃然奮興者於士林不

無一助焉

鄧映虹傳

訓導 劉 黻

鄧夢勳字映虹世居北鄉高塘村幼穎敏所讀書歷久不忘且通大義未冠爲文卽理明詞達每府縣試卓卓有聲奈數奇督學使者試輒報罷公益勵志去憲所受業師率知名士後應試以額滿見遺者數次復因高堂早逝家政紛紜而功名之念遂稍稍淡矣乃援例由上舍生入貢晚年復授州同職此公之厄於遇者如此然其生平所肆力究不在此夫人於祖宗室廬邱墓之墟祠堂祭祀之典修廢舉墜以及鄉里族

戚死喪緩急之事籌畫經營傾囊推解以期有濟者皆事之至難人情所不能爲亦人情所不肯爲公之里居聚族百餘載丁口繁盛地脉剝蝕居多而開塞經途培土蓄蔭已獨力任之族之大小祠不一曰五大曰德政歲久傾圮俱爲倡修整齊又貴寵堂置產積貯備祭更於寒坑地捐買租田壹百五十石膳通族爲義倉當青黃不接時糴貧乏者分別與之至今歲以爲常其經理橋梁創之修之凡六七座道路伐石平治者五千餘丈所尤難及者每歉歲里中乏食

者出粟米貸之不取息其不入母者聽之又或
減價三之一以半之糶至新登乃已約計橋路
粟米等費不下數千金又此外貧老病苦歲給
衣米藥物不能葬者與以棺以及往來通衢設
立茶竈其解私囊以共濟者又如此以是鄉里
族戚無親疎遠近咸嘖嘖稱之公年八十回卒
例贈儒林郎卒時猶以生平美舉囑孫家浩恪
遵毋違是公雖弗得志於生前其亦可無愧於
身後矣世能如公者豈不卓卓乎哉

李宣仕傳

翰林院侍
講學士法式善

覃恩修職郎宣仕諱盛祿江西南康縣人名宦李公
諤之裔孫也性醇篤事母至孝母病日侍湯藥
衣不解帶者匝月禱於神乞以身代母旋以家
貧販魚爲業權衡公平償不爽約人以其無欺
也交易者蜂擁焉家漸饒肉帛娛親自啖粗糲
冬衣舊絮着草履未敢以溫飽自恃貿易之暇
過僧寺談藝稍親筆墨能解大意章句之士咸
欽其理兄嘗架屋不誨時日興工定向與

協紀辨方所載胎合善風水輩驚爲神歲旱澇粟貴
偕素封家給米周饑道路之崎嶇橋梁之傾圮

捐貲修葺樂輪看聽焉亦善與人同意也宗族戚友中不能葬不能讀不能婚嫁者爲成全之有無賴子欲禍之身丐人屍剗其門爲索詐計午夜至前則見持燈者於其門外絮談不休乃驚退復往如故天將曉忙棄屍於路旁次日鳴官得其實置於法後有賈禍者翁以誠相待皆不能逞其奸其有神助可知由是爲善日勵丹麓府學黜聖神祠至數千金鄉里推重豆區詬諄翁至一言帖服昔謝蘊山中丞居家時見之稱爲樸直諸富路以急公尚義克敦六行等匾獎之前邑宰楊詳請載入會典後邑宰徐詳憲題請

旌獎

嘉其好善樂施給以坊表年近百歲如童子顏健步若飛中年者雖疾行亦不能前後無疾而終識者以爲爲善之報也至其子若孫能繼先人志好善不倦遊庠序數人將有大成者盧蔗香明府爲余言余欣然傳其事以風世並題詩於其行狀後云

明世行傳

南康儒學教諭程元起

孝子明其姓應藏其名一字世村世居南竺義
三畝之西木村秉性純篤讀書通曉大義平居
以孝友聞於鄉幼年失怙奉母三十餘年常得
高堂歡內外無間言庚戌母歿哀痛徹骨涕泣
幾不欲生喪葬如禮來觀者咸感泣孝子憮然
曰生我父鞠我母三年而後免於懷忍聽母骨
空埋泉壤耶爰築廬墓側齊衰草履朝夕奉香
楮跪供飯追母音容弗克見鼻涕輒涔涔下夜
深風雨雷電交作蝥蛇鷲獸之聲不絕於耳孝
子心弗動怪亦弗敢近人皆以爲孝徵所致如

如是者三年衣敝履羸面深黑如漆哀毀骨立
形貌癯然削族人往勸之歸孝子叩頭大哭呼
天愴地一慟幾絕於是族衆強舁之歸里歸之
日觀者塞途莫不嘖嘖然羨僉謂孝子之行難
且苦其愚爲不可及也已夫士人不矜小節立
志顯揚馳驅道里妄希博高官厚祿以享親一
切服勞奉養畧焉弗講致使風雨空山回首悵
望而年老雙親倚閭以泣此情此景舉念何堪
甚至科名潦倒中途相繼徒使抱恨申天生無
以盡其養死無以含其殮寔無以臨其穴若斯

人者聞孝子廬墓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孝子家
居謹樸廬墓後足不踰外戶面容常有憂色依
依孺慕數十年如一日族人懷之以其孝行請
於官經明府黃給匾孝稱宗族又請於府憲胡
給匾足堪矜式又請於巡憲雷給匾堪爲矜式
旋經儒學詳請督學部院汪給匾敦行孝義我
同事西齋吳給匾孝孚閭里鄉里咸以爲無愧
云

劉元綱廬墓行狀

王子省元
南康學訓劉 黻

懿夫賦氣成形人得五行之秀屬毛離裏孝爲

南康縣志

卷十九

藝文傳

五

百行之原此人生之地義天經而先王之至德
要道誰無父母咸知罔極深思念此劬勞徒抱
終天別恨是以百年白首子職且愧於生前况
乎一片青山親恩孰隆於死後儒童劉元綱賦
性肫誠稟資樸實未離襁褓在母不憂及至垂
髻與衆無忤會因母病恒繞榻以悲啼既就師
資不釋手而嬉戲舞勺而後文理粗通成童以
來天性彌摯歲已巳而年方十七琴瑟初調越
庚午而歲值龍蛇蒿我抱痛遂呼天而踊地哭
繞尸床及蓋棺而帷堂身依靈座且寢苦而枕

塊亦垢面而蓬頭哭泣不絕於聲水漿不入於口家人以節哀相勸始食稀糜踰月而祖餞於庭扶歸夜室靈其渺渺家人泣血以言旋孺慕依依是子哀鳴而不返拜辭族黨泣別親朋不怯風霜遠黃腸而露處但憑土石抱竹杖以孤眠室纔一間方可七尺芟茅貼地鋪成六尺之牀掘土成窩圍爲三足之竈汲溪泉於山下拾落葉於林間惟鹽與米聊充饑餓之需採蕨爲蔬不近腥羶之物盥手不饋面墨色塵汚和淚以杼辭哀鳴血濺長垂數尺髮冉冉以秋蓬纒就

三升衰蓑蓑而塗炭也來當辛未卽耳孰乎其人迄至壬申遂身親乎其地目旣得而見之心實爲之惻然亦昶明季之冬爰闕三霜之服是子習焉成性若將終身家人恐其傷生勸之終制乃匍匐而歸里遂勉強以奪情且夫喪服居廬人子祇行於哀次而墓場築室先王不著於禮經誠以人情之所難不以相強豈謂庸行之太過未足稱賢是以虎以鹿遺漢傳歐寶帛與粟賜宋有毛洵茲木天性之誠至毀身而不惜况在弱冠之歲尤血性之獨真於是鄉黨攸好宗

族同稱謂學校以明人倫胥籲予而來告也而
文輅適臨南郡遂據寔以書升之荷蒙褒嘉兼賜
匾額此其至誠之性非以沽名然而不匱之思
尤堪勵俗倘其詩書得路將積學以楊華庶幾
圭璧其躬更敦行而不忘

朝廷旌揚有典他年應表門閭鄉黨華袞同榮珥
筆還垂志乘

南康縣志卷之二十 女傳

節婦吳氏傳

劉節

節母吳孺人者南康茂照陽君婦也二坊吳姓女
姿性淑慧年十六父爲相攸以歸陽君事堂上姑
恪恭有禮稱佳婦焉茂照文學君德贊子雖幼失
怙而年少高才方勵精於文以世其家學孺人以
名門淑媛賢以配賢添燈佐讀琴瑟方歡也乃曾
未數載陽君嬰病遂至不起孺人晨夕侍湯藥日
禱於神前願以身代陽君疾革謂孺人曰吾疾不
可爲將負母長逝矣汝今幸有娠吾身後生女無

南康縣志

卷二十 藝文傳

一

論倘生男而汝年少爲之奈何孺人泣曰君如不
諱妾知有死相從而己不知其他及陽君卽世孺
人五內崩裂痛哭僵仆者再皆以救而甦終不食
誓殉其夫其姑吳太君亦二坊在德君女與孺人
固姑姪也乃涕泣諭曰汝翁歿吾宜殉久矣所以
不死者以有汝夫在今已矣固吾姑媳命盡之時
也雖然汝今幸有遺腹盍少待倘天不絕汝翁後
或生子吾與汝姑留此身撫之成立亦陽門宗祀
不絕如縷之幸也孺人乃起視含歛送葬畢鍵其
外戶與姑同卧起朝夕哭臨夫前闔三月免身果

生男姑大慰族親皆爲之喜時孺人年十九耳私念曰翁壯而殞夫長而逝此呱呱者奚足恃吾年少終不若身殉吾夫之爲安也然仰視皤皤者之無以爲養俯視煢煢者之無以爲生也乃復隱忍日哺其乳下兒事其堂上姑以度朝夕焉當是時陽氏方貴盛夫之群從兄弟多仕宦者妯娌娣姒歲時聚會皆艷粧華飾或喧笑竟日孺人卽終喪亦素服屏釵珥接見之外歸房靜處不預燕樂之事雖外家戚里不踰閫行慶弔子稍長使就外傳及冠請昏名門悉佐其

姑以成禮未嘗自爲政而輕窺戶外也迨新婦旣入門能執婦道數年舉孫孺人年四十外矣心乃喜益率其婦勤操作盡閫內職以佐其子拓先人產業且精酒食助其子廣交遊延聲譽有古陶母風如是者十餘年子就掾考選潼關衛經歷以遠離母不欲行孺人復勉之曰吾年未髦孫且長矣子婦又賢汝出奚慮且一命之榮亦綸恩也何濡滯焉子旣遠宦孺人代持家秉嚴而有恩養教諸孫慈而以義如是者又復數年其子終不忍久宦遫母乃告致歸里時孺

人年六十餘矣而吳太君亦八十餘猶康彊有
孫五人其長者且冠婚焉嘗子榮歸曰諸親族
戚里大會咸舉觴壽孺人謂皇天不負孺人貞
節故屆晚景而家門光大諸福畢臻也閱數年
吳太君以壽終孺人亦年近七旬一夕病乃出
其平生自紉縵衣巾履呼其子及婦謂曰五十
載未亡人心曰兢兢今而後可瞑目入地下報
汝父矣病數日卒其子哀痛哭曰母貞節未經
表揚而遽長逝子罪奚遑耶乃發喪成禮邑有
司嘉其節親爲臨弔上其事督學使者獎以額
將奏之朝請旌典因事受代去不果予與其子
經歷君繼志有通家好且同郡稔知其節乃據
事直書爲之傳以俟觀風者採焉上達 楓宸
錫之旌表以嘉其貞則孺人千載不朽矣

節婦蔡氏傳

曾 琮 泰和
人

凡世之職文事者豈徒泚墨濡毫以待應酬正
欲表烈義之行顯忠貞之節進良善之儔書諸
簡冊傳之方來以示鑒戒不但已也余每適一
邦問禁問俗之餘輒取諸聞見叅諸遐邇有可
書者則竊書之南康有婦蔡氏孺人是殆不可

以不書也蔡氏在室有女德嫁夫有賢行生男
一曰德恩僅四歲結髮未幾而良人遽殞于時
年艾而孤瘁形單而影隻爲陽氏中外姻戚者
未敢以節期之而蔡氏敢自許焉嗚呼節之一
字豈易言哉此身之大閑易立而此心之至微
難保勉強於一朝之慷慨者易得而從容於他
日之持久者難能今蔡氏敢以少艾之年而欲
爲人之所不能爲者得無難乎當其花月之賞
迎賽之玩室家皆慶歡聲雷動蔡氏則以鐵石
之心持之初不知在彼之爲歡也嚴冬祁寒冷

雨淒風蔡氏以冰霜之操禦之亦不知在我之
戚也及其華落色衰志操稍定中外欣羨交相
稱慶蔡氏則以女流之常態處之又不知在我
所守者之爲德也然則蔡氏此守上有以延夫
不絕如縷之祀下有以成夫子立無助之孤身
有以固夫歲寒不易之節家有以立夫子孫不
拔之基蔡氏之有功於陽氏大矣朝廷每下溫
詔未嘗不以節義爲先而奉例應詔者率多豪
門富室而孤嫠窘婦或少預焉今蔡氏之節蔑
然無聞豈有司知之將有所待歟抑寵命之來

其遲速有時乎是未可知也余特秉筆立傳庶
幾觀風者得焉以上聞於天子或編之史冊或
表其門閭不然亦得以傳不朽則斯傳之作未
必無小補云

林節母陽孺人傳

翰林李 蟠
修撰

林母陽孺人者處士林高瞻妻生員林春英母
選貢林作楨作梅祖母也少適高瞻夫婦相敬
如賓有齊眉舉案風孺性純孝温温色養巾裙
厠偷躬自浣濯萬石君孝謹不是過也孺人曲
體夫志脂膏滫瀡敬供堂上無違人皆羨是子

是婦誠好速也無何母年二十四而孺病劇顧
謂孺人曰吾素守家訓毫無私蓄雙親垂白爾
難乎其爲婦也又指兒言曰此呱呱者真爾累
矣倘成立勉之就學授一經爲上否則督其力
耕防範宜嚴毋或隕敗家聲爾又難乎其爲母
也言訖而卒時崇正癸未年十月八日也遺孤
韓甫半齡耳孺人執從亡之義欲以身殉水漿
不入口者五日族婦慰母曰夫死兒在上有雙
老倘奮不反顧是再死其夫而重貽堂上戚也
母乃強起啜粥含悲忍淚易殉夫而謀鞠

堂奉以周旋一無所失甲申乙酉間次第終喪
春露秋霜盡物盡志是婦也而子矣迨丙戌而
閩羅宋入寇焚掠村落母携兒遇寇寇奪兒母
乞畱兒以身受刃遍體重傷左臂幾落寇且去
母惛憊仆地不省人事朦朧中彷彿偃僂老者
飲以湯藥母熟睡幼兒亡他所時有女名佩秀
者寇至之前三日依舅氏避寇山谷間聞寇退
隨舅馳歸省母見母血衣重透奄奄欲絕女哭
聲震地母少甦吐出湯藥氣息甘香遽曰幼弟
何在是與我相依爲命者孤在吾不死孤亡吾

不生也促之尋比女覓兒至母始色起因述朦
朧中所見老人狀視所吐者女與舅皆不識何
物携之時時含嚼可以止痛療寒詢及老人則
形似杳然舅乃悟爲神貽之以活母者噫苦節
格天冥冥默佑不其然乎不其然乎自丙戌至
丁亥風聲鶴唳驚魂不寧當是時母形已瘁神
已傷矣乃復有荒糧之累有差徭之苦有墜井
投石之害母手口卒瘁迄無寧歲迨孤雛漸長
就師教讀諸凡束修共給皆母灌園刺指爲之
卽先生膳饌母自挈榼詣館門呼兒携之以入

卒成其子弱冠遊泮廩食天厨爲名教文行士
戊寅歲學使王君誨存選拔其二子作楨作梅
貢入太學皆其庭訓春英君卽齟齬不樂仕進
而曾元蔚起尙未有艾所以燕天而昌後者母
之澤蓋已長且渥矣母性寬厚族中有擠之重
賊賦者母見其繫枷狼狽寧隱忍受累不忍赴
愬諸婦中有侵詈無狀者氣尙未平適婦產難
母匍匐扶持人曰若固如此母何爲是母曰吾
知救姪婦耳他何計焉其生平慈恕類如此余
職備史館親陪

宸翰學使者述母苦節於余余因倩其次君爲兒
子杜經師更爲詳陳巔末乞余作傳以光家乘
益得聞所未聞余肅然起敬累牘志之今
皇恩浩蕩加意貞廉行將上達

皇聰建立坊珉維持風教母於是不朽是爲傳

題扶氏貞烈詩序

王仁嗣

貞烈詩曷爲而作余有同堂姪崇祐字親德爲
邑庠生祐之妻扶氏名艾蘭年十六歸吾姪姪
家貧讀書婦能勵志茹苦敬事其姑丙戌大亂
清師圍贛久不下聞袁邑有警室九月初八日乃分大

兵數百騎來攻南康時康邑尙有廣兵數千屯
劄皆奔潰城中亂婦女各走散姪婦失伴誓不
他往同小姑投玉字街井中祐母聞女人井乞
隣人急往援扶氏在井底矣時重九夜半也嗚
呼忠孝節義生人美德功在世道人倫扶氏女
流少年能卓然大節自持潔身不辱可不謂偉
哉詩成又遲十年作詩序詩曰正氣生人始幽
蘭性自香聖賢仁義事反在弱女當惟婦苦勵
節潔身兵亂場母家若春暄夫子如寒霜婦曰
此無論立身古有方余聞之嘆息因識其淑臧
虛傍

此序遲詩十年而作今錄其序故重刻其詩
王節婦記畧

游紹安

南康縣節婦王氏者國學生王永元妻庠士王
宣貴母也十八歲于歸二十三歲而寡孤甫二
齡門無期功之親頗有遺產氏慮族姓覬利禍
及孤兒遂一切出入不計蓬首麻衣女紅自給
不窺戶者十餘年宣貴漸成立入黌宮氏終未
嘗言往事也雍正十三年氏六十有三矣其族

隣暨乃子之同庠友僉請循例請旌由學縣達
府申司司以同姓婚姻詰查乃知王永元本宋
陽玉巖先生裔因祖應森於明洪武十四年以
甥繼舅故從王姓厥後歸宗與陽爭家產本宗
爲改編王賢一戶自是襲王姓不得歸而王戶
內本陽之子孫廟祀祭墓家譜仍陽氏祖宗兩
姓嫁娶無避自明迄今幾四百載矣溯由復請
主持者終以有干部議爲嫌事竟寢乾隆四年
其孫王陽蕙王陽蓮弱冠與府試余拔前列同
入泮來謁以先請旌兩次皆繇余牘淚陳祖母

抱屈狀余甚憐之奈末由援舉氏於乾隆七年
七十歲歿矣嗟乎少婦而寡雖生猶歿氏不殉
夫爲有子也乃事夫僅六年而撫子及孫幾五
十載操旣苦貞例復洽當顧以嫌疑不得邀褒
典長淹泉壤乎天下之抱屈者獨是婦哉余不
忍真知見而弗彰也爰因康志重修記其畧附
梨版焉至王氏之孝順慈大節暨數十年艱苦
狀親戚有傳家乘有載不叙諸孫王姓以陽命
名殆追慨祖母蓋不忘所自乎

節婦劉氏邑諸生明嘉詒妻也幼聰慧其父應
鼎日授女訓內則通曉大義遂鍾愛不輕以字
擇配嘉詒才雋及笄歸焉修子婦職勗嘉詒以
正勸其力學不輟得早爲諸生未幾嘉詒卒婦
痛絕復甦誓從地下聞堂上泣諭宜就義翼撫
藐孤成立婦遂爲其難者且尤竭誠事姑姑久
病婦度無愈理惟默禱願以身代值女紅伴姑
停刺繡針刺指血淋漓不止亦不覺姑驚顧強
起號哭移時而疾輒已吁殆所謂至誠感神者
即節能孝孝能感莫不然歟

烈婦田氏碑記

申毓來

烈婦田氏者閭巷貧女而里民蕭榮先之妻也
秉志堅貞幼未從師氏習禮經而能動合乎禮
殆天性然也及笄而歸於蕭守貧力穡俯仰不
給無怨聲生子一女一甫離襁褓榮先中道而
歿破鏡分飛孤鸞悲舞其慷慨激烈毅然不奪
之氣何難決從亡於頃刻乃環顧二稚牽衣而
泣又不忍遽歿者欲撫此孤以延蕭氏之一綫
耳奈歲不登勢難存活就食於夫之同母弟某
伊欲強奪嫂志不從又以姑命臨之迫使去而

甘心焉氏仰天而泣曰我若改節是負夫也若
守志又違姑也且更難自給死於餓與死於義
孰輕孰重曷若先死以報吾夫於泉下乎決於
戊子年三月二十二日夜將半拜辭夫靈潛携
幼子稚女赴河偕殉焉族隣以事聞請表其墓
郡侯陳公欲作文立碑建亭旌之未果嗟乎氏
死之日方二十五齡耳以里巷貧女素未知經
史而舍生取義若此雖鬚眉丈夫猶或難之而
况於閨閣乎有云從亡之婦

本朝例不賜旌以其輕於戕生然推氏當日守節

之志甚堅向使其姑與叔稍識大義不驅而奪
之保全其誓死靡他之志得撫藐孤以終天年
則孀母之節完而蕭氏之宗祧不斬矣此其情
可憫而其志又可共白也余忝蒞茲土方欲振
勵風化而忍令其湮沒不彰乎因撮其烈蹟付
之貞珉建亭於墓所明年纂入邑乘以垂訓焉
嗚呼若田氏者亦得以不死矣

節母郭氏傳

唐賡陶

婦或以節傳或以烈傳周母郭氏兼之郭性慈
柔而質樸歸周生仲庸甫三日擯去粧飾曰吾

安吾素耳生好讀書旦暮不少輟郭鍼紐以伴
言笑時歛常出其簪珥壯生應試行色病不廢
業郭時其食飲藥餌者三年不懈生二子長五
歲次方晬病革持而泣語其兄冕曰此藐諸孤
惟兄是託吾於婦郭非不諒之有素其若年少
何郭聞之引刀截腕血淋漓與淚交下嗟乎割
鼻於梁有高截耳於廣陵有范不圖於蓉江而
復有郭也烈哉及夫歿時年二十有八哭踊慘
切而手加楚決意相從於九原諸婦以膝下二
孤北堂垂白諭之郭權所重而節哀自存手腕

痊於七年後猶卷然握髮不自如且抱且携且
進養於姑皆一手之烈家事付伯氏不問惟一
婢相隨資其出汲出澣耳餘則身其勞無難色
足不履外庭族有宴會概不與二子旣婚伯氏
倦勤清其貲田使自理郭課督如初時出夫遺
書示曰汝忘汝父之賫志以逝乎故其子一珂
一理藐然樹立不墜家聲夫詩三百篇特載栢
舟卽繼以墻茨采唐美刺相形昭其節也顧之
死靡他不聞其蹈白刃郭之截腕不愈難乎思
凡古今節義皆一真性所爲當其發之最真幾

不欲有其生雖傷肌膚不知其爲痛苦今郭氏所爲與曹令女截鼻割耳正異事而同性固非有所低昂彼此也余過雙江耳其節烈謂是風雷可感鬼神可泣將必有上其事於朝其膺旌典無疑也遂走筆而爲之傳

郭節婦王氏傳

李逢邵

節婦王氏邑諸生永韜女年二十適同邑諸生郭銓生一子年三十二而銓亡節婦一慟而絕絕復甦甦復慟者屢矣歲餘子亡節婦誓欲殉夫姑泣諭曰叔已生子俟再生卽爲汝夫立後

是而夫無子而有子也節婦勉受姑命扃戶自守惟勤十指以奉姑里中雖比屋婦孺罕識其面蓋將有待以繼夫也終叔之世不再生男而姑亦死未幾叔子又死夜兩孤燈對影而雙虫聲唧唧此嫠婦斷腸時也眼流血者數月遂瞽或勸之就醫節婦泣然曰醫欲不瞽吾耶吾誠欲不瞽不瞽爲有見向日見姑今欲見誰耶吾所以不歿者叔子遺兩孤一數歲一數月冀撫數月孤爲夫後且以畢姑命也乃撫之數年而孤又歿孤死之五日而節婦死死年六十有四

於戲節婦寧遠死者乎然欲不遠死得乎夫亡子喪以姑命不死姑叔三世繼逝以有兩孤不死迨所撫孤歿節婦安得而不死也然如節婦者可以死矣

國家律令婦人未三十守節始得邀旌典今節婦已踰二年故守節而不得旌說者謂爲節之不幸使必欲爲其節之幸是懷名心而利於速歿其夫也詎節婦心哉然節婦之苦若此視他婦爲甚而又不得旌其宜表著之以風勵天下視他節婦爲尤亟節婦族子王聘嘗趣余爲作傳余與節婦居最近悉其事最實故得次其梗概以備史氏採擇焉

王節婦傳

葛淳

節婦王氏者國學生王永元妻也永元本宋陽玉巖先生裔以甥繼舅因亦王姓姓同而實異永元家素封氏十八歲于歸克盡婦道二十一年歲生子宣貴越二年夫歿氏哀慟幾絕一切租稅出納俱置不問蓬首麻衣女工自給云抱心疾足不出內戶數年宣貴漸長令就外傳早晚親課之熨熨孤寡吟誦之聲與機杼相和也又

十數年宣貴成立補博士弟子善理家計復得
克裕氏志稍慰心疾亦愈更撫字其孫年古稀
而歿嗟乎末俗之儆鮮不重財利輕禮義間有
能知禮義者亦孰肯棄財利率之因財利而不
能全其禮義者正復不少矣而氏獨擯棄所有
甘心茹藥若數十載終教子以成名克復家業
此其矢志何堅而識慮何遠大也則其所謂抱
疾而不出內戶者其用意亦至深且苦矣乾隆
十四年余蒞茲邑康得其苦節而與夫同姓難
邀旌典雖然格于例準以情苦節不可沒附入

誌也可

朱節婦傳

葛淳

太學生朱高蘭將以其祖母陳氏之節行求表
彰於世先陳其本末於余俾得悉而誌之按節
婦君甫之女年十六歸加貴年二十九而加貴
卒遺孤甫一歲節婦痛絕復甦者屢姑料其必
以身殉因泣謂曰門戶單弱當思絕無可依賴
者倘汝死吾且老不能撫此呱呱之孤奈何節
婦泣然出涕曰爲此耳且有姑在夫未亡與共
事之夫既亡惟未亡人獨任之吾誠欲一死顧

安所置堂上姑與懷中孤平聞者歎息鍵戶自
守日見子而啼對姑而止藉績紡以佐朝夕饗
殮人咸爲節婦攢眉迨孤旣長受室生孫數十
年苦雨淒風或者稍藉含飴得安於心矣乃娛
樂未幾而暮景又復堪憐孤受室數年而死念
三弱媳七齡幼孫再世孤寡真大難爲節婦地
也雖壽登八一而終然節之苦莫此甚矣嗚呼
天之於節婦何其酷耶失所天而撫子喪其子
而又撫孫撫子有腸欲斷撫孫無腸可斷天於
節婦何其酷耶

國家新例婦人守節竒特者旌之夫竒特必以苦
見今節婦莫踰其苦其爲竒特可知則得邀旌
也必矣余方上其事於

朝因詳其節概書之以告世之健於文者

賴節婦姚氏傳

葛淳

太學生賴恒茫少而醇謹不減古石氏諸子風
時接之邑紳士中其容止溫恭語言率梗竊謂
堪爲溫厚家子弟矜式抑心儀其父兄之教先
焉及詢之堯不幸而孤其父占魁蓋早年逝也
以長以教成母力因述其母之節概俾得悉而

採之占魁逝時家擁臧獲甚夥節婦隨遣之惟留一二老樸者於家侍諸孤終年不少假外出日就傅塾學夜則引之就篝燈自勤績紡以佐讀讀稍涉倦輒易以書法習之其教之勿使諸孤荒於嬉而毀於隨類此至其事堂上姑則尤有足多者姑五十時積病踰六十醫歲屢易不效節婦憂危無計忽一日瞿然曰醫不一手藥不一進倘爲庸手所誤奈何遂徹警勿復以藥進惟諳姑食性雞豚酒漿之具隨姑意所欣無缺以養之且姑意常有所欲周者因節省其家

侈費蓄所有餘類齋之輒無倦色如是者亦有年卽姑亦幾忘其疾之何以已也而節婦則事之如故甚矣節婦之賢也爲之孤防微杜漸何習之能染爲之姑體和志適何疾之不瘳噫足以風矣余方事於誌乘而謀所以新之於一邑振風扶教之事常恐不及訪焉詎節婦之勤勤懇懇於孤與姑之間者耳而目之而尙不表而出之哉節婦姓姚氏贛邑歲薦任廬陵學訓陞廣東瓊州總學正紹崇公之長女年十六適邑太學生賴占魁生三子伯卽恒堯仲恒蓮叔恒

藩年三十而占魁亡其矢志冰操已歷年所邀
旌蓋有待云

節婦吳氏傳

鄧蘭

夫婦女而至於以節著豈婦女之幸也哉然於
不幸中而志堅金石甚而虧毀支體以明不二
使人知夫婦之倫有厚別之道飲冰茹蘗辛苦
萬端極其志以至於有成焉不又可風也哉是
以史册傳記方輿志乘節婦如林著褒美焉至
我

朝承平日久教澤宏深其所以風化人倫者甚至

南康縣志

卷二十

藝文傳

十八

每歲

旌獎節婦諸費數輒逾萬而閨壺之內益知砥礪凡
少而寡處者大率以背夫爲可羞以不能撫育
兒女爲愧辱憾恨然而女德無極其能遏抑其
情隱忍而有終者類負激烈之氣或在乎秉禮
度義之家父母婉成其志翁姑曲全其德而且
金穴銅陵侍婢滿前綺羅耀後所少者獨夫婦
之樂耳而恃怨矜忿縱恣於翁姑之前者亦何
限然而生而金石著其芬芳死而簡編榮其姓
氏求其幽靜貞淑克全婦道者百無一二焉故

矢志非難矢志而能盡婦道之爲難也余初集南康邑志採訪節婦數十而得邑諸生商廷璉之妻考授州同職永宦之母吳氏者尤有可稱焉氏砥操數十年從無怨色以爲此吾分內事耳何足異所難者夫在而吾所以敬尊事長之道有未盡夫猶可爲我分其責夫歿而夫未盡之道并在於吾其責倍有難於他人者又念無父之子爲教更難於有父之子於是日夜勤劬上而承顏奉養問安侍病調護湯藥下而督課其子務使卓然有立教誨約束有加無已者蓋終身如一日焉而且坤性吝嗇氏周濟貧乏歲無虛月月無虛日由其粗通經史略解大義有以使之然也然而辛苦憔悴歷年不永五十一而遂終嗚呼若氏者不亦可風也哉列諸史傳其無愧焉

貞女論 有列

王 聘

菊莊岷峰兩先生講學于北鄉熟悉貞女從容就義之事余嘗遊兩先生之門暇則語聘曰邑乘再修必爲貞女作論以勵風化余故知其詳不揣鄙陋妄作一論以表

甚哉吾於貞女鄧氏標秀之死而知夫婦之義存乎天地之間而不可廢也考之禮男女非媒

不相知名非幣不相親壹與之齊終身不改若
未與之齊也則猶有可改者在也而貞女者知
有夫婦之理不知夫婦之情專意獨行之死靡
他人倫之首非女子其誰能全之故已嫁而夫
死與死難也而猶非難也或速而數月又速而
數日時無幾而夫死與死難也而猶非難也惟
姓名僅得之耳聞儀容無因于覲面知其訃萬
念皆捐不稍爲宛轉計豈非吾夫子所云其愚
不可及哉貞女鄧氏處子也字許將愈也不過
耳將愈之名而未嘗覲將愈之面然而將愈之
死貞女每一念至忽然忘生後率從已志苟非
出乎灼見乎理道之真而稍稍能自寬者當亦
不至于此或曰貞女未及嫁也未嫁之死夫不
過激乎此固儒者事非中道之論然其迹似非
中而其理乃至中也女子之身必有所屬父母
已屬之其人矣所謂實惟我儀實惟我特也自
恕未嫁而忽來他人之間名時無主吾心獨無
主乎嗚呼不有貞女之死而夫婦之義幾不見
自有貞女之死而世之名爲夫婦者亦可曉然
知所重矣或又曰女子未嫁此身尙爲父母之

身不得許夫而遂忘父母也是又不然夫父母
之心未有不欲子女之有室家苟此身一日未
死則奪志之心終縈然而未已夫父母見其女
之真切若此也奪志之念庶其少息乎然則貞
女固道之中也曰夫死不嫁人無敢以必嫁之
說進者不嫁而不死則皆得持嫁之說以窺我
矣不嫁以明夫婦也死以全乎不嫁也貞女非
必通達詩書能言名理也而從容艱險不激不
隨如此山川靈秀鬱積之氣其瑰竒于閨閣乎
吾固曰有貞女之死而後知夫婦之義之存于
天地之間而不可廢也

何節婦郭氏傳

張達

節婦郭孺人贈修職郎何應鑑妻也幼貞靜不
苟言笑讀內則書輒曉大義父母愛憐之年二
十歸鑑篝燈佐讀相敬如賓有異卻缺風會鑑
病孺人目不交睫目眦爲之裂鑑病劇顧謂孺
人曰吾與若且晚訣矣若有身男女莫可必難
乎爲何婦矣孺人倚床哭曰君無以我爲念男
女由天金石在我卽不殉君誓不改志易節負
君非我也鑑卒孺人年甫廿四越數月生一子

呱呱藐孤一燈相對四壁淒然父母憐而諷之孺人抱孤泣曰吾聞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今幸有此一塊肉吾夫猶未亾也奈何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乎不顧而唾自是不歸寧者十餘年孺人家素封三世同居食不下百人錢幣出納無筭孺人愛子教之以義方不令其過而問焉鑑性至孝依依孺慕巾裙厠諭不假臧獲手鑑卒孺人善繼鑑志酒漿刀尺敬奉無違勞勩不少惜姑媳相依有逾骨月逮姑以病卒孺人慟曰姑與我相依爲命姑今卒吾亦不能獨生矣嘔血數升不數月亦卒得年四十有二子嘉深由國學生授縣丞職援例賜贈孺人乾隆丁卯歲士氏官司上其守節狀彙繳聞於朝得報可給帑銀建坊論曰丈夫篤忠貞婦人守節孝皆天地之正氣存之爭光日月者也孺人栢舟自矢之死靡他卒克邀榮寵光泉壤孺人之獲報不爽矣然非守義自完孰與泮

天朝之寵賚哉特綏陳之俟採風者得焉

劉孺人節孝傳

兵部左侍郎 裘曰脩新建

節孝劉孺人本邑劉載椿女及笄適賴君國箴

甫十載而夫歿遺孤天寵時方五歲立節不他適及康熙甲寅歲逆藩吳三桂煽禍江右所在盜寇竊發孺人毀面攜孤間道走信豐之楠木峽閱月餘方至峽中有寨孺人父族緣亂先徙居於此因依焉孺人時爲寨中富家作女紅藉其貲以食孤不足則采野菜佐之二年餘盜寇方平歸邑城而居室貲產器用一空矣其所以度日者如楠木峽時適有豪族見其邑潭口堡簑衣塘祖墳山水秀麗欲得之始挾以勢孺人不屈度不可得繼餌以千金孺人曰祖骸豈易銀物耶婦家雖貧不爲此伊豈無祖顧若此耶豪感之而事寢後爲孤擇配蔡氏見孤遊邑庠而歿此皆孺人曾孫吾友衍斯所述而予聞之數數者夫保孤於危難中而又不以貧故輕易先塋卓乎有守真賴氏功臣也迄今孺人所出後裔幾及百餘人中多衣冠之雋其留貽者長也

論曰人生莫要於立節其中不無難易難易視平時勢孺人矢志撫孤於夫歿更全孤於離亂盜賊兵火中可謂賢矣至却勢豪全祖

瑩甘以貧終尤足多焉然則世之偶際艱阻
困頓遽負君父重托趨利不顧所安者能無
愧乎

鄧節婦高氏傳

進士朱語

識不真則易熒力不定則易撼而才不贍則不
能以有濟求其不移其志以保其成而完其名
於天下士蓋亦鮮矣况能得之一熒熒締發耶
然則其志彌堅事且成而名亦以不虧是豈尋
常巾幗婦哉鄧母高孺人其庶幾矣當其及笄
來歸文學鄧君鳳池也琴瑟之好眉案之敬早

噴閭里間曾不幾年而黃鵠之吟忽重陶嬰悲
矣孺人時年甫二十有二所遺藐諸今郡庠林
秀者誕纔數歲室中與相晨夕皤然僅一姑耳
夫二十有二之年則正心意易搖之日撫此數
歲之藐諸則又萬難必其無恙而毅然決其成
立之時日侍皤然之姑相倚爲命抑亦屬不足
常恃之數此而不一思變計斷斷自矢靡他者
幾何人也而乃出奉桑榆垂盡之老嫗人抱一
綫僅存之孤兒淒風冷月朝拮夕据絕不以稍
易其始志迨姑歿斥上諸務悉力經營回視室

中止餘孑然一身顧閱日閱年單形隻影捉携
六尺子以守此寒燈者依然良人初背時心也
今且年五十餘矣家業益起抱孫弄膝下而向
所稱藐諸孤者已嶄然頭角噪聲膠庠佇看策
名樹績上花誥於其母也如孺人者豈多得哉
向非識之真則從一之義不必不嘆於他途之
惑非力之定則貞白之操不必不傷於中道之
捐而非才之贍其能以一孀婦持門戶且養且
葬於其姑而育而教於其孤爲夫也者婦終夫
也子爲子也者母代夫也父耶其志成名立爲

何如哉他日垂之彤管共姜而外當讓孺人出
一頭地矣余且用爲天下後世尋常巾幗中孀
婦者勵也是爲傳

鄧節婦周氏傳

王 磐

南梁有處士鄧孔霄早卒其妻周氏一以理法
自閑家人自長及幼皆無敢以非禮犯者其姑
娣過從每相謂曰輕枝弱草風霜小侮而輒變
者生理曲也勁栢青松人對之而神起生理直
也與我使屈曲而生而受人侮何如法松栢而
生而令人不敢褻乎旣而禮節聲聞內外皆曰

某伯妯賢宜請旌某叔以賢旌之其無愧乃復
嚴顏以拒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分必如是而遂
以爲名然則覲顏易轍仰事他人竟可以爲婦
人乎痛抑之使人不置贊乃已至奉翁姑孝養
備至尤屬意所生之父母予聞其事而歎曰男
女無辨則亂升夫婦之道匪細故是故先王制
婚姻之禮多爲之節以坊民然能明婦人之義
者卒寥寥也嗚呼若婦人盡如氏若夫婦之道
其不至於苦歟

節婦黃氏傳

孝廉黃 瑞

天下事得之於所聞不如得之於所見之爲親
切也予嘗於誦讀之下聞古貞節義烈之行斷
臂投崖之事未嘗不掩卷嘆曰此其人非秉天
地之正氣鍾宇宙之精英決不能臨患難而不
改其心歷變故而不易其操者也此予得之於
所聞而往往慨其爲難能也然而得之於所聞
終不若得之於所見之爲親切也今節母陽門
黃氏予嫡祖姑也其一生苦節貞操予不但得
之於所聞而實得之於所見矣祖姑生而淑慧
幼卽顛連予雖聞之不能殫述年甫十四歸於

陽門大君諱榮定字東白亦端方誠懇人也同心齊德稱嘉偶焉世居蓉水之南及甲寅兵變乃挈家屬避亂於小鄉之淨平寨遂與我祖同寓時予亦年已十齡矣於流離患難之際我姑拮据靡寧焦勞萬狀卽晨夕所需不給家室之內恬如也惟撫若女鞠若子相保相聚毫無怨言此予之所親見者也迨兵戈稍息哀鴻甫集豈無親故終以四壁蕭條悲已乃忽焉而我姑竟失所天鸞分鏡破傷何如哉當斯時也我姑號泣仆地誓死相從於地下水漿數日不入口

予先孺人垂涕泣而道之曰予亦作未亡人所以不卽死者以有雛兒在傍幼女在側爾我苦命而身一心暫留殘喘以俟他年倘得兒曹長大承先啟後亦可謝爾我之責也姑聞言念稍轉始起而謀塋具以婦道而兼盡子道此又予之所親見者也顧兵燹之餘各難自保未幾始遂攜男女復歸南水祖居就食乃又遭家不造虎視威逼勉強遷居於今住之河田堡披荆棘闢草萊拾糠拾穗啜粥飲水而甘心焉夫世之由苦而得甘者原不乏人獨吾姑由少而壯

由壯而老歷盡苦楚而終身焉此非秉天地之正氣鍾宇宙之精英又安能經百變而不改其心歷患難而不易其操也所可惜者其長君珩吉雖獲成名恨又先節母而逝竟不能爲吾姑顯揚而表彰之不幾泯滅無傳耶予因爲之傳以待後之君子憐其節而憫其操大爲闡揚而表彰之則予言雖鄙亦可以備採訪而免無徵不信之慮云

盧貞婦傳

頓縣知縣李夢聰

貞婦黃氏龍南縣諸生文龍之女幼字南康盧

鎮溶俗有不迫吉而歸夫家者謂之養媳貞婦以童年養於盧未結褵而夫死貞婦時十四齡耳矢志貞守依其姑以女紅奉養迨後姑亡夫有兄亦沒與伯姒共朝夕貧幾難以存活族人游地名唐江歲甲申上猶縣山水漲發建瓴而下漫衍冲激唐江濱大河居民咸遭水貞婦室廬亦浸毀貧益甚族人復有周之者貞婦曰我年已逾四十受之可無嫌也貞婦可謂知禮矣夫自十四齡至四十餘歲而後族屬之周之者

自許爲可以受其別嫌明微堅於自守篤於自信
卽讀書明理之士夫不是過也而出於單門
弱豈不難能而可貴哉今與妣共繼一子尚未
能有立而貞婦飲冰茹蘖數十年來如一日也
廬生鎮珏爲予壬午分校所取士于貞婦之夫
爲三從兄弟以貞婦事告余將求所以表揚之
者余旣爲之傳係之以贊曰貞婦未成婦也未
成婦而婦之成其志也謂之婦則故有夫矣故
守也未成婦而以婦守故曰貞也令甲守必計
年今三十餘年矣是真能守者也三光五嶽英
靈之氣皆正氣也而鍾於一女子墟落茅華中
有凜凜然者說者曰貞正而固也嗚呼其是之
謂歟

鄧節婦馮氏傳

邑宰徐景

節婦氏馮呈四眉處士鄧芳輝繼妻郡增生琦
繼母郡附生濂繼祖母也淑德無瑕貞心不二
固有可法而可傳者年方十六歸于輝廿四歲
而輝卽逝其時腸斷心傷欲相從者數次姻黨
慰曰若欲死從一固義也願堂上老翁庶姑膝
下稚兒幼女安所恃以仰事俯畜乎孺人始含

淚節哀治夫殯事後惟以養親撫孤勤女紅佐課讀爲務言笑不苟足跡從不出閫外孺人已生一子一女前室一子一女已子未週而歿撫前室子如己出子已生孫均令就學子亦恪遵母教誦讀行善事兼取詩古入郡庠旋補增生孫名濂應余縣試余每器重之亦補府學弟子員曾孫皆應童試其事上勵節教子非實有可法而可傳者乎今子不敢忘母之教汲母之節嘉慶十一年呈學申詳奉

旨旌表十四年余欽承

南康縣志

卷二十

藝文傳

三

簡命筮仕南康至十五年其子具稟領給建坊帑銀念此極爲盛舉一會其面見夫溫文儒雅誠慈敦龐有淳古風詳陳巔末始悉爲孺人前室子因爲之語曰世有前室子與繼母不洽者屢矣今子更爲繼母報節其能孝養可知况已經數十年乎是母真不愧爲節母卽子亦不愧爲孝子也斯世尚有若人不可爲世道人心幸乎後因公事而詢及之所聞悉如所見廿三年春令子具事實世系懇余作孺人傳以光家乘維孺人一生苦節始終無愧果堪嘉尚跡其上事老

翁庶姑皆臻老耄殯葬禮可謂孝矣廿四孀居
七一全操可對夫子於地下貞同金石矣令子
若孫克副繼承先志之望可謂澤及後人矣語
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後代之繁衍榮昌可
預爲孺人卜之是真有可法而可傳者守土者
竊幸有光也公餘遂樂而爲之傳

謝門王氏節婦傳

賴相棟

貞節謝門王氏

贈文林郎王公遜安之孫女國學生王公魏柱之
女也幼字同邑謝學芳乾隆甲申冬于歸芳家

貧游藝乃棄舉子業習技命卜戊戌夏出遊粵
東氏年方念二越歲舅卒殯後姑隨長子遷居
崇邑氏無依父母協之輿歸奉養更數載夫終
不歸其姑謂之曰汝夫浪遊幾年毫無音耗存
亡未可知果汝苦守吾欲將汝再醮無負汝青
年也氏聞言痛哭誓不再嫁歲辛卯風聞夫在
南雄急欲尋覓適氏胞弟隨父往江南建德因
與同居族弟元章往探刊招帖沿途細訪由小
梅嶺至上索墟詢該處關帝廟業推卜者咸言
數年前有一少年來推卜姓氏相同因生意淡薄

日給難度已死於溝壑矣元章猶不遽信續往
保昌始興遍訪絕無踪跡仲冬歸以實告氏呼
愴擗踊啼泣不已母密爲隄防果乘間自縊喊
救得免母慰之曰汝夫存亡未定遽汝輕生設
遠遊脫歸不愈增悲慟乎氏遵母命忍泣吞聲
其心則不可轉也自是衣裳縞素明知夫已不
存特未敢遽然成服貧乏難以度日勤十指佐
母家過活如是者數十年年七十有六而終噫
貞操若此斯乃謂之節矣夫節守於溫厚之家
易守於寒素之家難守於有繼嗣者易守於無
依歸者難且守於才名出衆者猶易守於庸碌
無奇者爲更難夫家無所出傍母族以終身可
謂貧無依矣因貧而出遊因遊而賣卜未見有
傑出之才矣卒能空閨茹柏誓死靡他豈有所
爲而爲哉無非從一而終不肯以一身事二夫
也充斯道也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事之
親長盡其在我命付諸天詎必輔聖主而後忠
侍慈父而後孝接賢昆季而後克敦友恭哉此
不惟夫婦之道正推之人綱人紀隨在皆可自
盡是有裨於名教也因夫存歿未真不獲仰邀

旌典顧一生苦節若此可令泯滅不傳乎表而彰
之於乘以爲風化勸

